





中興兩朝編年綱目目錄

卷第一

高宗皇帝

建炎元年

建炎二年

卷第二

高宗皇帝

建炎三年



卷第三

高宗皇帝

建炎四年

紹興元年

卷第四

高宗皇帝

紹興二年

卷第五

高宗皇帝

紹興三年

紹興四年

卷第六

高宗皇帝

紹興五年

卷第七

高宗皇帝

紹興六年

紹興七年

卷第八



高宗皇帝

紹興八年

紹興九年

卷第九

高宗皇帝

紹興十年

紹興十一年

紹興十二年

卷第十

高宗皇帝

紹興十三年

紹興十四年

紹興十五年

紹興十六年

紹興十七年

紹興十八年

卷第十一

高宗皇帝

紹興十九年

紹興二十年

紹興二十一年

紹興二十二年

紹興二十三年

紹興二十四年



紹興二十五年

紹興二十六年

卷第十二

高宗皇帝

紹興二十七年

紹興二十八年

紹興二十九年

紹興三十年

卷第十三

高宗皇帝

紹興三十一年

紹興三十二年

卷第十四

孝宗皇帝

隆興元年

隆興二年

乾道元年

卷第十五

孝宗皇帝

乾道二年

乾道三年

乾道四年

乾道五年

卷第十六

孝宗皇帝

乾道六年

乾道七年

乾道八年

乾道九年

淳熙元年

淳熙二年

卷第十七

孝宗皇帝

淳熙三年

淳熙四年

淳熙五年

淳熙六年

淳熙七年

淳熙八年

卷第十八

孝宗皇帝

淳熙九年

淳熙十年

淳熙十一年

淳熙十二年

淳熙十三年

淳熙十四年

淳熙十五年

淳熙十六年



淳熙十七年

中興兩朝編年綱目目錄

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第一

高宗皇帝

起丁未建炎元年  
止戊申建炎二年

上道君皇帝之第九子母曰賢妃韋氏以大觀元年五月  
乙巳夜生于宮中紅光照室初賜名廟諱授武定軍節度  
封蜀國公二年進封廣平郡王宣和四年三月封康王上  
博涉經史道君問以古事及應詔制述率常稱旨常侍道  
君習射於鄆王府上挽弓至一石五斗宣和末金虜入寇  
淵聖皇帝方受內禪虜騎抵城下遣燕人吳孝民齎書請  
和欲得親王宰相為質時諸王皆從道君南幸惟上與肅  
王留京師上毅然請行遂命少宰張邦昌副上使于虜寨  
時列兵四遠上意間暇如平日數與大酋幹離不觀蹴鞠  
雜技留軍中經月會都統姚平仲以所部兵劫寨虜人以  
用兵責使者邦昌懼而泣上止曰為國家何愛身耶幹離  
不由是憚之不欲上留更請肅王淵聖嘉上忠勤遂拜太



傳靖康政元冬金虜再入寇尚書王雲奉使至虜寨先遣親吏李裕回道幹離不語頃康王親到議乃可成於是上奉詔使幹離不軍請緩師雲副之上請門下侍郎耿南仲偕行淵聖曰南仲老矣乃令其子中書舍人延億與觀察使高卬則為參議官以十一月丁丑發京師晝夜行庚辰至相州民遮道曰肅王已不返乞大王起兵拒賊不宜北去辛巳至磁州初王雲使虜歸過磁相勸二郡為清野計二郡從之悉徹近城民居運粟入城洎虜再至果以磁相無糧由他路入二郡人怨雲以為雲通於虜磁有崔府君祠乃東漢之崔子玉也封嘉應侯號曰應王上至州人擁神馬謂應王出迎守臣秘閣修撰義烏宗澤啓上謁其廟磁人力請上毋北去謂離北門五六十里即有虜兵知相州直龍圖閣初門汪伯彥蠟書至亦言虜五百餘騎沿路問上所於是延禧等皆勸上回相州閏十一月朝廷議畫河遣簽書樞密院臨川聶昌之河東耿南仲之河北皆為割地使昌偕虜至絳州絳人殺之南仲偕虜使王訥至衛

建炎元年

州衛人幾殺訥南仲遂如相見上乃與南仲連街揭榜召兵勤王人情大悅戊申上登郡圃飛仙亭因持弓矢呪之曰若次第中此牌字則必聞京師音耗果三發三中左右動色相賀已酉上與幕府從容語曰夜來夢皇帝脫所御袍賜吾吾解舊衣而服所賜此何祥也頃之報京師使人來乃武學生借閣門祗候秦存齋蠟詔命上為大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速領兵入衛上捧詔嗚咽軍民感動上乃命耿南仲同預軍謀十二月壬戌朔大元帥開府奏除汪伯彥為集英殿修撰上初開府服排方王帶語伯彥等曰吾陛辭日皇帝賜以寵行吾遜辭久之皇帝曰朕昔在東宮太上解此帶賜朕卿宜收取不得已拜賜癸亥南仲等言軍行先藉糧食今勤王之師經由河北京東兩路乃差徽猷閣直學士河北都漕張慤直龍圖閣京東漕黃潛厚並隨軍應副乙亥閣門祗候章齋蠟書至催發勤王兵章言陛辭日皇帝喻臣曰康王辟中書舍人從行可令便宜草詔盡起河北兵守臣自將入援是夜上命延禧草



詔曉頒諸郡惟中山慶源被圍不得達元帥府五軍總一  
萬人上遣使詔劇賊楊青常景等皆效順又得一萬餘人  
丁卯上欲引兵渡河與幕屬謀所向或請出濬滑或請度  
王俞或請趨魏縣言人人殊猶豫未決汪伯彥獨曰非出  
北門濟子沔河不可衆莫能奪上從之仍遣前軍統制劉  
浩統兵出南門陽為濬滑之行以疑虜乙亥上發相州使  
臣馳報黃河未凍衆失色上禱于天地河神至子河渡報  
河凍已合丙子上總師渡河至大名都漕權府事張慤與  
北道副總管奉符顏岐率衆郊迓時京城圍久及上駐北  
門而四方事皆取決霸府矣壬午副元帥宗澤部兵二千  
人自磁州先諸軍至上悅癸未知信德府直徽猷閣梁揚  
祖兵萬人馬千四繼至諸將兵官如張俊苗傅楊沂中田  
師中皆在麾下上問楊祖孰優楊祖以俊對上亦喜俊自  
此常在左右上以楊祖為隨軍轉運使甲申始聞金虜登  
城斂兵未下淵聖詔見通和卿等兵未可動上涕泣知詔  
書為虜所迫宗澤請進師直趨開德解京師之圍汪伯彥

建炎元年

等執講和之說言虜兵十萬吾兵才一萬三千如何解圍  
更檄宣總司陝西江淮勤王之師約日俱進乃可破敵請  
上移軍東平則措身於安地身安國難可圖上問耿南仲  
亦以為然遂決東去庚寅上離北京二年正月辛卯朔上  
入東平府界癸巳帥臣盧益漕臣黃潛厚率衆出迎上達  
府治丁酉佑文殿修撰知冀州權邦彥以兵千人至上命  
屯開德隸于宗澤壬寅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府黃潛善與  
高陽閔副總管楊惟忠將數千兵至潛善請上移書幹離  
不與辨曲直令退軍通京城之問耿南仲曰使虜知元帥  
府所在非利也潛善計不行乞戍兵于曹從之上留惟忠  
為元帥府都統制丁卯上以京東漕臣閻立陞所領濮州  
兵及深州守臣姚鵬博州守臣孫振等兵一萬四千隸宗  
澤新降到軍賊丁順及單州王徹廣濟軍孟世寧等兵三  
萬七千人隸潛善壬申上已約諸路合兵而東平去京師  
差遠與幕屬議進屯濟州宗澤帥兵至韋城與虜大戰敗  
之上奏除澤徽猷閣待制丁巳黃潛善以機事赴府稟議



且引探事人張宗得金虜偽詔及邦昌偽赦并迎立孟太后書上揮泪大慟期身先士卒追二聖於河北諸將曰此將臣職爾大王乃宗廟所係不可輕舉時兵部尚書呂好問亦遣勇士李進持帛書至戊子以上便宜除汪伯彥顯謨閣待制充元帥而黃潛善為副元帥癸亥耿南仲等率文武官吏勸進書再上上流涕不受諸路帥臣監司推戴無虛日使臣鄭安自京回傳到少帝齧血書襟詔上讀之慟哭南仲又言帝王之興必有受命之符大王陛辭皇帝賜以排方玉帶大元帥建府有賜袍異夢四方申呈或曰靖王或曰康王今始悟靖之為字皇帝立十有二月而元帥府建則靖康紀元實為符兆願大王亟即位以當天心上不納丙寅張邦昌以諮目至大略言國禍之酷摧以濟事故寧忍死以報之於殿下上荅邦昌書亦曰九廟不毀生靈獲全皆相公之功邦昌又遣上舅忠州防禦使韋淵賫書稱臣且言封府庫以待又曰臣之所以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丁酉吏部侍郎汝陽謝克家以邦昌命賫玉建炎元年

璽至文曰大宋受命之寶克家跪進上慟哭命汪伯彥司之皇太后遣左丞安岳馮澣權右丞江寧李回來奉迎又令姪權衛尉卿孟忠厚齋書詣上略曰王其速驅與衛入處宸居上以安九廟之靈下以弭四方之變上覽書乃命移檄諸道具言邦昌忠順之意約束不得擅入京城

**丁未** 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皇弟康王即

皇帝位于南京大赦改元

初濟之父老請王即位於濟或請用晉武

陵王遵承制故事幕屬難之謂宜如唐肅宗即尊位以定天下宗澤言恐邦昌等陰與虜結未可深信且開府於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中運漕尤易時使臣曹勛自河北竄歸進道君御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王慟哭拜受於是鄜延副總管劉光世以所部兵來會曹輔路允迪范宗尹亦自京師至由是決意趨應天府是日行即位禮大赦改元仍令從臣監司郡守訪求文武才略出倫之士雖布衣亦聽舉又

雖



云誤國害民如蔡京童貫王黼朱勔孟昌齡李彥梁師成譚  
稹及其子孫見流竄者更不復叙又民貸常平錢穀悉與蠲  
放又散斂青苗本以便民歲久法弊反為大患亦令罷去又  
祖宗上供自有常數後緣歲增不勝其弊當裁損以紓民力  
又比來州縣受納租稅務加槩量以規出剩可令禁止應臨  
難死節義不受辱出使軍前及因守戰沒於王事許其家自  
陳優與褒賞應違法賦斂與民間疾苦許臣庶具陳言雖詆  
訐亦不加罪。初耿南仲議改元謂宜倣藝祖建隆之號且  
本朝以火德王請曰建炎云。尋又詔不以手筆廢朝令不  
以內侍典兵權容受直言謹聽斷除苛撓抑未作去浮靡斥  
聲樂絕游畋等事又詔戒厚斂除弊  
政赦盜賊治賊吏錄忠義招智勇  
以汪伯彥同知

樞密院黃潛善為中書侍郎○遙上孝慈

淵聖皇帝尊號○尊元祐皇后子孟氏為元

建炎元年

祐太后

初淵聖意虜退師詔近臣豫定赦文仍依欽聖  
憲肅垂簾日所命復冊元祐皇后仍尊為太后

然未之布至  
是乃舉行之  
遙尊母賢妃韋氏為宣和皇后

○立夫人邢氏為皇后○耿南仲罷

上薄南仲之為

人因其告老罷之言者又謂陛下欲進兵援京城為南仲父  
子所沮遂與其子延禧並落職言者又以為罪大責輕上曰  
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  
擊之命安置南雄州行至吉州而卒  
以李綱為右僕

射

兼中書侍郎仍趣赴闕初京城被圍綱建議固守後宣  
撫河東救太原雖無功而士論怨之謂其平日有志在

今可用黃潛善汪伯彥自謂有攀附之勞虛相位以自擬上  
恐其不厭人心乃自外用綱二人不平由此與綱忤初淵聖  
除綱領開封府路梗尚未赴也○綱行至太平州聞上登極  
上疏略曰和不可信守未易圖而戰不可必勝此三者臣慮



之至熟非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殫言又言恭儉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為法。初江寧府禁卒周德叛執知府宇文粹中殺官吏嬰城自守會經制司屬官鮑貽遜統勤王兵七千至城下發運判官方孟卿檄貽遜進兵逼城德等乃受招安網行次江寧因與漕臣權府事李彌遜謀誅首惡五十人其餘衆千餘令提舉常平王枋部

### 詔改宣仁皇后謗史

詔宣仁聖烈皇后保祐哲廟有大功而姦

### 置御

臣造言仰誣盛德著於史牒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據實而修播告天下於是蔡確蔡卞邢恕皆追貶

### 營司

以黃潛善汪伯彥兼使副國初以來殿前侍衛馬步司三衙禁旅合十餘萬人自高俅得用軍政遂弛靖

建炎元年

康末衛士僅三萬人及城破所存無幾至是殿前司以左言權領而侍衛二司猶在東京禁衛寡弱諸將楊惟忠王淵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於是始置御營司以總齊軍中之政令因其所部為五軍以淵為使司都總制世忠俊傅等並為統制官又命光世提舉使同一行事務潛善伯彥別置親兵各千人優其廩賜議者非之

### 論主和誤國罪竄李邦彥等七

人竄邦彥及吳敏蔡懋李枕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千嶺南正靖康主和誤國之罪也望之鄴皆使虜請割地者

### 置真州茶鹽司

時在京推貨務鬻監鈔茶引而道梗不通發運使梁揚祖請於真州置司

詔揚祖兼領其事於是歲入六百萬緡。紹興二十四年行在鎮江建康三務收茶鹽等息錢共二千六十六萬餘貫。淳熙六年定額行在八百萬貫建康一千二百萬貫鎮江四百萬貫。時知青州宗澤言京東路青密登萊等州皆產鹽



自太府卿鄭僅建請行東北鹽其產鹽州縣並行稅鹽法宣和三年王黼用事始罷河北京東稅鹽其意只欲在京推貨務入納數多應副目前用度遂爲東北之害者十年臣嘗歲計之行鈔鹽比之稅鹽大段虧少蓋稅鹽不拘錢數多寡皆可買販細民易於得鹽若鈔鹽非富商大賈不能爲也今道路梗澁商賈不行鈔鹽無處賈販遂令盜販者專其利欲乞將宣和三年以前稅鹽地分並依舊法不惟官收其利亦可止絕私販且安京東河北兩路人心。紹興二年胡安國上時政論有曰凡爲國以利不以義者皆自小人始謂其所見者小不知大體法所以弊也祖宗時鹽法行於西者與商賈共其利行於北者與編戶共其利行於東南者與漕司共其利大計所資均及中外所謂以義爲利也崇寧謀臣首變此法利出自然者禁而不得行則解池是也利在編戶者皆入於官府則河朔是也利通外計者悉歸於朝廷則六路是也諸路空乏乃至百種誅求猶不能給民窮爲盜遂失歲入常賦以數千萬計則鹽法實致之也陛下宜鑒前失亟議改更

建炎元年

久而未及何也略以湖南一路言之舊日歲課一百萬緡本路得自用者五十萬故斂不及民而歲計充足變法以來鹽利悉歸朝廷矣本路諸色支費已皆出於橫斂至如上供舊資監息者猶不蠲除民所以益困也又略以道州一郡言之歲認上供錢二萬貫往時本州歲賣監錢四萬餘貫以此監息椿充故斂不及民而自足今上供錢依舊而監息則不復有矣至以麩引均科人戶民所以日困也又以耒陽一邑言之未變法之前官自運監既變法之後官所拘納監封椿日久既緣軍期支給矣而監香司再欲追索朝旨亦令撥還不如此當自何而出急則不免取於人戶民所以益困也以一路一郡一縣言之則他處可知矣比聞權貨務所入未滿一年至六百餘萬其利非不厚何不遍下諸路並令檢會若此類悉行蠲免及諸路應係官監酒務許百姓買撲入納淨利收官務遞年所費米麩等撥歸朝廷專充贍軍費用還所得淨利與轉運司及本州縣支使利濟公私百姓安業不至爲盜長納二稅存國家大利之源也。安國又言以近事觀之



京東西路歲入二稅及課利雜收凡一千萬其餘山澤之利在祖宗時推以與民不盡取也百姓歸戴無有二心及李彥等取之兩路稅租窮竭民力其時若有言罷此指尅然後國用足則必指為謬說也然百姓愁怨轉而為盜此兩路常賦所入不歸王府五年矣荆湖南北歲入凡五百萬其外豈無遺利在祖宗時指以與民不盡取也百姓歸戴無有二心及部使者取之折變則有一折兩折三折四折取糴則有均糴敷糴招糴散引則有麩引茶引監引受納則有一加再加倍加而猶以為未也其時若有言罷此諸色然後國用足亦必指為謬說也然百姓怨苦轉而為盜今此兩路常賦所入不歸於王府者三年矣乃知有若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信不誣也又曰為敵國驅民者今日之貪吏與弊法也願詔大臣速講輕賦恤民之事為生財足用之源以

### 張叔夜薨

京東西湖南北為至戒則民心安邦本固矣  
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湯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乃矍然而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死上聞建炎元年

叔夜與秦檜之忠遂遙拜叔夜觀文殿大學士檜落致仕充資政殿學士而何真孫傳輩以誤國故不復錄真至虜中不食死傳北遷後不知所終。後叔夜家葬其衣冠於信州永豐縣請建祠於墓側賜名旌忠

### 金虜陷

### 河中府

郝仲連及其子致厚死之初守臣席益遁去宣撫

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已而城陷父子不屈而死。自虜之初入寇也朝廷許諸郡得便宜行事故各務自保逐路帥司不能調發無連衡合從相援之勢又虜兵方盛非一州之力所能敵故虜得併兵既破一州又攻一州。時遣馬忠張換合萬人追襲虜騎於河間未幾黃潛善等復主和議請遣傅雱為祈請使國書外又令張邦昌作書遺二酋因用靖康誓書畫河為界始虜求割蒲解圍城中許之潛善等乃令刑部不得騰赦文下河東北兩路及河中府解州所遣追襲兵且令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

### 竄張所

所按視陵寢還上疏言亟還京城有五利奉宗廟保



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又曰國家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云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又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復言黃潛善兄弟姦邪不可用潛善引去上留之乃罷所言職潛善意未已命安置江州

### 竄王襄趙野

並分司安置襄來州野邵州。初襄為西道總管野為北道總管皆以前執政任總

帥領兵赴闕而遷延不進汪藻草制曰豈有兩君之在野略無一騎以入關故取迂塗以為緩計

六月李

### 綱入見

上之相綱也中丞顏岐言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位三公宜增其禮綱為金人所惡宜置閑地至

是入見首言陛下用臣為相而外廷之論如此臣願歸田里至如命相於金人喜惡之間更望聖心審處上曰顏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者岐無辭而退綱乃赴堂治事時諫議范宗尹亦言綱名浮於實而有震主建炎元年

之威不可以相章三上不報既而綱上十議一議國是大略謂今日之事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切恐國論猶以和議為然蓋以二聖播遷非和則所以速二聖之禍臣切以為不然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太公為羽所得置之机上也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厲羽卒不敢害而還太公然則不顧其親而戰者乃所以還太公之術也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惑中國至於破都城隳宗社易姓改號而朝廷猶以和議為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而後已為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建藩鎮於要害之地置帥府於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軍習車戰使其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有出沒必不敢深入三數年間軍政益修甲車咸備然後大舉以討之報不共戴天之仇雪振古所無之耻彼知中國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兇而二聖有可安之理矣且金賊之於國家雖奉藩稱臣竭天下以予之亦未為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故今日法勾踐嘗膽之



志則可法其卑辭厚賂則不可臣謂正當歲時遣使奉問二  
聖至於金國我不加兵專以守為策埃吾政事修士氣振然  
後可以大舉二議巡幸謂關中為上襄陽建康次之三議赦  
令不當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四議僭逆謂邦昌宜正典刑五  
議偽命謂受偽命者宜依唐肅宗以六等定罪六議戰謂宜  
一新軍政七議守謂沿河沿淮沿江宜控扼其衝八議本政  
謂朝廷天下之本也政事法度於是乎出故中書進擬門下  
審駁尚書奉行皆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稟承焉政  
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  
危天下之安危係於朝廷之尊卑而朝廷之尊卑係於宰相  
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乎唐至文宗之朝可  
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由  
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為相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  
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  
此出故能削平僭偽號為中興然則於艱難多事之秋所以  
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闔官恩倖

女寵皆得以干與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以為言  
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願  
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任人監  
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耻宗社生靈不勝幸甚九議又任  
謂宜擇大臣責其成功十議修德謂上當益修德以感天人  
之心綱又言今日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  
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  
司使吾政事已修然後可議興師而所急者當先理河北河  
東蓋兩路國之屏蔽今河北惟夫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夫太  
原等六郡其餘皆在且推其土豪為首多者數萬少者數千  
不早遣使慰之臣恐久之食盡援兵不至即為金人用矣謂  
宜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者為使以宣陛  
下德意有能保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之方鎮俾自為守則  
無北顧之憂矣上曰誰可任此者綱因薦張所王瓌傅亮乃  
以所為河北招撫使瓌為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尋又賜兩  
河錢鈔參百萬緡市軍需因遣使臣賫夏藥徧賜兩河守臣



將佐且命起京東夏稅緡於北京川網河東衣緡於永興軍  
以待支俵於是人情翕然蠟書日至應募者甚衆。上嘗問  
網靖康初能守京城金人再來遂不克守何也網曰金人初  
來未知中國虛實幹離不雖渡河而粘罕之兵失期不至及  
再來則兩路並進初時勤王之師數日皆集再來圍城始召  
天下兵遂不及事初時虜寨于西北隅而行營司屯兵城外  
要地四方音問不絕再來朝廷自决水浸西北隅而東南無  
兵賊反據之故外兵不得進又淵聖初即位將士用命其後  
人稍解體又虜初來城中措置有叙其後無任責者賊至造  
橋渡壕恬不加恤賊遂登城此前後所以異也。網每留身  
奏事多所規益內侍石如岡素凶悍淵聖斥之上嘗召如岡  
網諫而止又論開封府封臂買童女及待遇諸將恩數宜均  
一上嘉  
置檢鼓院  
通下情故也仍置看詳官二員可行  
者將  
竄張邦昌  
安置潭州  
尋賜死  
論從僞罪竄王時

### 雍等有差

紹容州編管李回袁州居住初延康殿學士趙子崧言臣聞  
京城士人籍籍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  
及之顏博文余大均皆左右賣國逼太上皇取皇太子汚辱  
六宮捕繫宗室盜竊禁中之物公取嬪御都城無小大指此  
十人者為國賊此天下之所不赦者也張邦昌未有反正之  
心虜騎甫退此十人者皆日夕締交密謀勸以久假未肆赦  
間又復督迫之時雍奴事金賊肆出詭計辱君父以安已忘  
社稷以要功秉哲大均追捕宗室急於寇盜至拘閉濟王夫  
人於櫃并儔邀請上皇言氣軒驚上皇至泣下皇后及東宮  
將出都人號泣遮道瓊斬數人以徇及之為虜人搜索宮嬪  
而藏其美者邦昌既僭號思獻赦文直用濮安懿王諱邦昌  
皇恐思曰如今更理會甚濮王博文則曰雖欲避堯之子其  
如畏天之威至紹則尤為悖逆其言不可道竊聞時雍秉哲  
落職宮觀既不足以正典刑又不足安反側伏望將此十人



付獄鞠治明正典刑以爲萬世臣子之戒。○七月右正言鄧肅請竄斥邦昌僞命之臣右司諫潘良貴亦言宜分三等定罪上以肅在圍城中知其姓名令具奏肅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一曰自侍從而爲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兵弁莫儔李回是也。其二曰自庶官及宮觀而起爲侍從者胡思朱宗之周懿文盧襄李擢范宗尹是也。其三曰撰勸進文與撰赦書者顏博文王紹是也。今紹已投嶺外而撰赦者止令分司亦何私於博文哉。其四曰事務官者金人已有立僞楚之語朝士集議恐不能如禮遂私結十友作事務官講冊立之儀搜求供奉之物悉心竭力無所不至。其五曰因邦昌更名者何昌言昌辰是也。已上數等乞定爲叛臣之上寘之嶺外所謂叛臣之次者其惡有三。其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僞楚及拜於庭下者是也。所謂執政者馮澥曹輔是也。所謂侍從者其餘已行遣矣。獨有李會尚爲中書舍人所謂臺諫者洪芻黎確等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時臺中有爲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其餘無不在僞楚之庭矣。其二曰

以庶官而陞擢者此不可勝數。乞委留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其三曰願爲奉使者黎確李健陳戩是也。已上數等乞定爲叛臣之次。於遠小處編管。於是次第施行。吳玠顏博文移韶賀州。朱宗之范宗尹盧襄岳鄂衡州並安置。何昌言追貶何昌辰永州。編管馮澥辰州。居住黎確李健陳戩遠小處監當。○八月余大均陳仲洪芻流沙門島。張卿材李彝王及之周懿文雷新南恩連州安置。坐圍城時或汙染國戚詈辱諸王。括金銀自盜與宮人飲酒也。上閱其獄甚怒。李綱等共求解之。遂

### 復公主號

○以宗澤知開封府

## 尋命留守東京

澤聞黃潛善等復唱和議上疏言河

命之地柰何輕聽姦邪附賊者張皇之言遂自分裂今日之事正宜與賊弗共戴天弗與俱生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不得騰報赦文於河東河北陝之蒲解茲非新人耳目也是欲蹈東晉既遷之覆轍裂王者一統之緒



為偏霸耳為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上壯之會開封尹闕李綱因薦澤澤至京時盜賊縱橫澤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粗安。先是有虜使牛大監等八人以使偽楚為名直至京師澤時即白留守械繫之且以聞于朝。○上之初即位命范訥為京城留守右正言鄧肅言訥去年出師兩河望風先道今在東京揭榜曰今日汴京已為邊面又嘗謂過客曰留守之說有四戰守降走而已今戰則無兵守則無糧不降則走矣乃責降訥而命澤

**傳雱使虜**  
初黃潛善等白遣雱澤首抗疏請上還京為祈請使制詞有曰庶爾一言之合為吾兩國之成未行朝論遣重臣以取信改命周望為通問使未行李綱為上言今日之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使國勢日強則二聖不埃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終恐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綱草二帝表付雱以

**置賞功司**  
從右行因獻二帝衣各一襲且致書于粘罕

鄧肅之請也三省委左右司郎官密院委都承旨檢察已受功狀三日不行者必罰行賂乞取者依軍法許人告仍以御史一負

**置武尉**

每縣添置一員

**置沿河淮江帥府要郡**

以備控扼從李綱之請也帥府帶安撫要郡帶鈐轄次要郡領兵馬都監皆武臣為之副大率自川陝廣南外總分為十九路自帥府外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總為兵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非要郡不預又別置凌波等水軍

**張慤同知樞密院兼提舉戶部財用**

慤尋遷左丞又

遷中書侍郎領職如故黃潛厚以京祠副之潛厚尋除戶部侍郎遷尚書

**皇長子生**

尋賜名

**大赦**

始李綱為上言登極赦獨遺河東北而不及勤王公雖未嘗用然在道半年亦已勞矣况疾病死亡者不可勝數恩恤不及後復有急何以使人上嘉納故此赦於二者特詳



罷職田○封吐蕃唃氏後

初錢蓋制置陝西言青唐無毫髮之得而

所費不貲請求唃氏後而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以蓋為陝西總制使持告賜趙懷恩因召五路兵赴行在懷恩者吐蕃董種從孫懷德之弟益麻党征也議者以其為蕃部所推伏故賜姓名封為隴西郡王

詔河陝

等路募兵

李綱上三議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

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故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師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又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各募三萬京東河東各募二萬合為十萬仍創驍勝壯捷忠勇義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靖邊凡十號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乃請以車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其法靖康間統制官張行中所創也。諫議大夫宋齊愈入對論招軍買馬勸民出財助國非是。冬十

月詔罷之惟陝西每州令買

戒侈靡

初上皇既北遷龍德宮器玩悉為都

馬百匹凌波等水軍并罷。監王殊所竊殊燕國長公主子也及是內侍陳烈以其餘寶器來上皆遐方異物李綱諫上亟命碎之。是冬有內侍自京賫內府珠玉二囊上命投之于汴水且曰太古之世摘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所以息盜耳。初溫杭二州上供物寄留鎮江其間椅棹有以螺鈿為之者發至行在上惡其靡命碎於通衢。四年張浚奏大食國進珠玉至熙州上謂宰執曰大觀以來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武備不修今若復捐數十萬緡易無用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乃詔浚勿受量賜以荅其意。紹興初兩浙轉運徐康國自溫州發宣和間所製間金銷金屏障等物詣行在為言者所論詔毀棄屏障仍降康國二秩。上又嘗謂輔臣曰近日兩浙閩廣市舶司及四川茶馬諸處進貢真珠文犀等此物何所用當批出禁止。二十六年罷廉州貢珠。二十七年交趾獻翠羽命焚之又罷川蜀錦繡貢謂沈該曰頃蜀中歲貢



錦繡帶幕雖民之幼女亦追以供役作其擾如此朕今止之蜀人極喜。又申嚴銷金鋪翠禁。二十九年禁龜筒玳瑁鹿胎飾。董氏女死于盜。盜李昱攻剽沂州滕縣悅董氏女欲亂之女許嫁劉氏子矣昱

誘諭再三且曰汝不我從當剽汝萬段女終不屈遂斷其首昱尋就擒伏誅劉氏子聞女死狀大慟曰列女也葬之而為立祠號烈女祠。三年春盜馬進掠臨淮縣王宣要其妻曹氏避之曹氏曰我聞婦人死不出閨房賊至宣避之曹堅臥不起衆賊劫持之曹肆罵不屈為所殺。四年夏盜祝友聚衆於滁州之龔家城掠人為糧有東安縣民丁國賓同其妻為友所掠妻泣告曰丁氏之族流亡已盡乞存夫以續丁氏之祀賊遂釋其夫而殺之。五年春真陽縣舉人吳琪妻譚氏為盜所掠盜欲妻之。秋七月命王淵等分討群譚氏極口肆罵為所殺。命淵及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分討之自宣和末群盜蠹起至是祝靖薛廣党忠閻僅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

李綱言今日盜賊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委官分揀凡潰兵之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皆聽之所發至數萬又擇其老弱者縱之其他以新法團結擇人為部隊將及統制官而其首領皆命以官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王善揚進皆擁兵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亦有潰卒數千為亂綱以為專事招安則彼無所畏憚勢難遽平乃白遣淵等率所部分往討之既而光世遣部將擊斬李昱淵殺杜用丁順等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益衰時李孝忠既破襄陽守臣黃叔敖遁大擾京西諸郡綱以京城都巡檢范瓊反側不自安因命瓊討孝忠使離都城且示以不疑之意瓊乃將所部赴行在。盜趙萬尋襲常州執守臣何袞犯鎮江守臣趙子崧遁保瓜洲光世討平之。復洛州。初皇叔士培從上皇北狩次洛州城東五里遁去招集義軍以解洛圍虜兵未退士培夜傳城下力戰破



其寨翌日入城部分守禦  
以計生獲首領虜乃解去  
**省冗官**  
自臺省寺監以繁省  
相兼館職學官減半

以常平司歸提刑司市舶事歸轉運司併省州縣官負數俸  
錢樵減三分之一開封府曹掾及諸州司錄曹掾官並復舊  
官稱先是李綱言艱難之際賦入狹而用度增當內自朝廷  
外至監司州縣皆省冗員以節浮費上命中書省條具至是

行詔修京城  
詔略曰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河東  
下詔修京城  
河北諸路已奉迎隆祐太后津遣六宮及

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群臣獨留中原應在京屯兵聚糧  
修樓櫓治器具令留守司趣辦之。時李綱入朝月餘邊防  
軍政已略就緒獨車駕行幸未有定所綱間為上言今縱未

能入關猶當適襄鄧以示不忘中原之意選任將帥控扼要  
害使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定而近議紛紜謂陛  
下將幸東南果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奉迎太后

及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留中原綱再  
拜賀因乞降詔上乃命綱草詔頒之兩京焉  
**以李綱黃**

潛善為左右僕射  
兼門下中書侍郎並兼御營使同  
知張慤副之以劉光世為本司都

統制綱為上謀以秋末幸南陽上許之矣潛善與汪伯彥力  
請幸東南上意中變於是綱所建白上多不從數日遂有並  
相之命。尋召  
許翰為右丞

**罷四道總管府**  
時諸路已  
各置總管  
**宋齊愈**

**抵死**  
齊愈初在圍城中自外至會議所寫張邦昌三字至  
是鞫于御史臺獄具賜死或言齊愈論李綱不已故

網以危  
**詔修鄧州城**  
避狄之計時黃潛善汪伯彥皆欲

奉上幸東南故有是詔李綱留之極論其不可因言今縱未  
能幸閔中當駐襄鄧以繫天下之心乃詔委守臣修繕城隍

又降監鈔錢帛令漕臣儲糧草又命江湖綱運由襄漢通漕  
并四川轉輕貨自歸峽以輸于鄧時上雖用李綱議營南陽

而朝臣多以為不可中書舍人劉珪亦言當今之要在審事  
幾愛日力為急自虜北歸已再踰時陛下中興亦既數月矣

幾愛日力為急自虜北歸已再踰時陛下中興亦既數月矣



而六飛時巡靡所定止攻戰守備闕然不講臣聞近臣有欲幸南陽者南陽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此固然矣然今王兵弱財單陳唐諸郡新剗於亂千乘萬騎何所取給南陽城惡亦不可恃夫騎兵虜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又安財力富盛足以待敵時伯彥潛善皆主幸東南故士大夫率附其議

### 廟神主赴行在

仍命京城留守宗澤移所拘虜使于別館澤上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姦

臣之語浸漸望和為退走計營繕金陵奉元祐太后仍遣官奉迎太廟木主棄河東河北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惜又令遷虜使別館優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於賊虜情欵何如是之厚而於國家訃謨何如是之薄也臣之撲愚必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願陛下察之陛下果以臣言為狂請投之遠惡以快姦賊詔荅曰卿彈壓強梗保護都城深所倚仗但拘留金使未達朕心澤猶不奉詔又請上回鑿詔賜澤襲衣金帶○初太常少卿劉

觀與汪藻謀以栗木刻神主易太廟主瘞之故得全尋命奉安于温州○四年春奉啟運宮神御如福州景靈宮神御如

### 是月淵聖自雲中如燕山府

居于愍忠寺

八

### 月杭州軍亂

執安撫使葉夢得殺轉運吳昉以下官吏

兵始此○尋復亂

### 元祐太后發京師

將如揚州都人始望車駕

還內及太后行莫不垂泣○未幾名后所居宮曰隆祐更稱隆祐太后隆祐本欽聖憲肅皇后宮名不當用蓋學士院失

### 定河北忠義巡社法

令憲臣提領初張慤為戶部尚書建言河朔之民憤

於賊虜自結巡社請因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會許翰權邦彥亦以為言於是三省樞密院斟酌立法行下其法五人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五社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甲



長已上免身役所結及五百人已上借補官有差即有功或  
藝強及都總首滿二年無過者並補正官犯階級者杖之歲  
冬十月按試于縣仍聽守令節制歲中巡社增耗者守貳令  
尉黜陟皆有差論者以為其法精審而詳整可以久行前此  
論民兵者皆莫及也  
**召誰定**  
定學於伊川程頤靖康中召為崇政  
殿說書定以言不用辭不受至是猶  
在東都右丞許翰薦于朝詔宗澤津遣赴行在自熙豐間程  
顥程頤以道學為天下倡其高第門人有故監察御史建陽  
游酢監西京竹木務上蔡謝良佐今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  
嵩山崇福宮將樂揚時其後黨禍作頤屏居伊闕山學者往  
從之而定與尹焞為首至大觀以後名望益重陳瓘鄒浩皆  
以師禮事時而胡安國諸人實傳其學宣和末或說蔡攸以  
時事必敗乃召時至經筵淵聖皇帝擢為諫官以論事不合  
去呂好問在政府首言時之賢于上復召還朝未至而又召  
定定卒辭不至是時給事中許景衡左司吳給殿中侍御史  
馬伸皆號得頤之學已而傳之寔廣好名之士多從之亦有

託以自售於時○時又有贛縣人李朴少力學慷慨有大志  
為虔州州學教授坐元祐學術廢靖康初自外五遷為國子  
祭酒以疾不能至上即位除秘書監趣召會卒贈寶文閣待  
制官其家二人朴操履勁特不以貧富貴賤死生易其守自  
為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將強致之俾其所厚道意許以禁  
從朴力拒不見京怒形於色然終不能加害○紹興二年賜  
東陽縣隱士張志行冲素處士○四年授洪州隱士潘興嗣  
之孫淳右迪功郎○六年召臨江軍新塗縣隱士蕭建功赴  
行在所○十一年賜贛州免解進士李珙養素處士珙朴之猶子也  
**李綱罷**  
落職奉祠殿  
中侍御史張  
浚論之也浚疏略曰綱任官圖事無毫髮之功報怨害民有  
丘山之罪強悍凶狠悖慢無君閱時三月不聞報政原其用  
心尤肆姦惡大要杜絕言路獨擅朝政當時臺諫如顏岐孫  
覲李會李擢范宗尹重者陷之以罪輕者置之閑散士夫側  
立不敢仰視於是事之大小隨意畢行買馬之擾招兵之暴  
勸納之虐優立賞格召吏為姦四方之民被箠楚苦刑禁皇



皇無告不獲安居者不知其幾千萬人矣聖語戒飭恬不知變甚至擅易詔令竊庇姻親陛下之號令綱得以改革而自專人臣不道無過於此若非察見之早而養成其惡則宗廟之寄百姓之託幾敗於國賊之手豈可不為寒心責降制詞有曰謀猷弗效狂誕罔悛既盡括郡縣之私馬又竭取東南之民財出令符於公議則屢抗以淹留用刑拂於群情則力祈於親札以至貼改已畫之旨芘其外姻之姦茲遣防秋之師實為渡河之援預頒誥命厚賜緡錢費踰百萬之多僅達京師而止專制若此設心謂何時浚章不下黃潛善密以付朱勝非行詞○初綱薦張所招撫河北傅亮經制河東至是所言乞置司北京俟措置就緒即渡河而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以為招撫不當置司北京亮亦言經制司兵才萬人河外皆虜界乞權置司陝府潛善頗沮所又以兵少不如勿遣罷之綱言潛善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必與潛善等議而後行不謂彼乃設心如此乞歸田里○浚與宋齊愈素善謂齊愈死非其罪上

初即位而綱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恐失人心於是首論綱罪而罷之綱相凡七十五日○右正言鄧肅言人主之職在論一相陛下初登九五之位召李綱於貶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也然綱學雖正而術疎謀雖深而機淺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徇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臣所以疑也且既非臺章又非諫疏不知遣詞者何所據而言臣若觀望豈為愛君且兩河百姓雖願效死而數月間茫然無所適從及綱措置不一月而兵民稍集又偽楚之臣紛紛皆官于朝綱先逐邦昌而叛黨稍正其罪今綱去則二事將如何哉兩河無兵則夷狄驕叛臣在朝則政事乖綱於此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肅尋與郡而言者極論其罪上曰肅亦何罪送吏部足矣○右丞許翰因求去且力言綱忠義英發非綱無可與建中興之業者今綱罷而留臣無益○初綱嘗請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修鹽茶之法以通商賈剗東南官田募民給佃做陝西弓箭刀弩手法養兵于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而官為教閱會綱去位皆



不果行已而傅亮以母病歸同州張所亦以罪貶招撫經制司皆廢矣

黃潜善汪伯彥

### 奏誅上書人陳東歐陽澈

二人並坐狂直棄市先是上聞東名召赴

行在東至上疏詆潜善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且請上還汴治兵親征迎請二帝其言切直章凡三上潜善等憾之欲以伏闕事中東然未有間也會撫州進士歐陽澈亦上書極詆用事者其間言宮禁燕樂事上諭輔臣以澈所言不審潜善乘是密啓誅澈併以及東遂皆坐誅東始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行路之人有爲之哭者上甚悔之東死年四十二○右丞許翰見東死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今東戮于市吾在廟堂可乎乃力求去罷之○正字胡程爲東潤澤書藁乃便文攝他官從綱而行同舟東下言者論之詔停官編管梧州○三年上過鎮江以金賜東家且官其子○紹興四年各贈祕閣修撰官其二子賜田十頃

### 九月建州軍亂

軍校張負等叛執知州張

勤轉運毛奎曾仔運管

### 詔如淮甸

詔言捍禦少定即還京闕以謀報金虜犯

沈昇茶幹林郁死之  
河陽記水逼近東京故也先是河東之民心懷本朝所在結爲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虜衆之在河東者稍稍北去虜之兵械亦不甚精但心協力齊奮不顧死以故多取勝然河東人與之習熟略無所懼是年於澤潞間劫粘罕寨幾獲之故虜捕紅巾甚急終不得其真但多殺平民故強壯者多奔以逃命而紅巾愈熾朝廷先遣王瓌馬忠經制河東北及聞虜且至又遣鄭建雄間勅代之而忠瓌以逗留坐貶於是潜善伯彥共政方決策奉上幸東南無復經制兩河之意矣○東京留守宗澤累表請上還京時澤募義士守京城且造决勝戰車二百乘每乘用五十有五入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回旋曲折可以應用又據形勝立二十四壁於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按試之周而復始汧大河鱗次爲壘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瀕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縣各四里



有奇皆開濠深廣丈餘於其南植鹿角又團結班直諸軍及  
民兵之可用者乃上表略曰今逆胡尚熾群盜繼興比聞遠  
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  
亂之所關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  
諭聖懷儻胡人乘之而縱橫則中國將何以制禦不報澤又  
上疏曰陛下回鑿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  
所惡又不報澤遂抗疏極言京師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柰  
何欲棄之以遺海陬一狂虜今陛下下歸王室再造中興之  
業復成如以臣為狂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詢之不獨謀  
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汪伯  
彥笑以為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是月二帝自燕山

如中京

在燕山北千里虜謂霽郡古奚國也

冬十月上如揚州○

抑內侍

時禁內侍不許見軍官而康履以藩邸舊恩用事頗忽諸將諸將多奉之而臺諫無敢言者○三年

夏因苗傅等之變詔內侍不得交  
通兵官干預朝政違者並行軍法  
十一月竄李綱鄂  
居住以張浚等論綱罪狀不已也浚疏重論括馬招兵勸納  
之非且及於易詔令以芑翁彥國之罪指金帛以資張所傳  
亮之妄費又云若綱之專事姦邪陰藏反覆豈止滔天之罪  
陛下若不斷自宸衷早加竄殛臣恐非所以靖天下而聖謀  
宏遠為國至計亦將黯闇而不明汪藻草制有曰朋姦罔上  
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於正郊○明年冬中  
丞王絢劾綱靖康中要功劫寨結衆伏闕覆師太原凡三罪  
請竄之嶺海移萬安軍○三年胡安國以給事中召未至先  
上中興十四策其論覈名實曰臣聞賞罰政事之綱必先核  
實而核實者必自大臣與臺諫始大臣治真偽於上臺諫論  
真偽於下不可不先核也陛下嗣承寶位渡江以前所用三  
相其賢否則有公論矣而言者獨攻李綱為甚謂綱招軍括  
馬勸納民財令陛下失百姓心而罷其相位又謂綱閱時三  
月不聞報政貶黜孫覲杜塞言路而落其職名又謂二聖北



遷皆綱之罪萬一盜起藉綱為名恐憂在蕭牆宜寘綱於嶺海無盜之境則國家可以少安而移鄂州居住又謂綱欺君要功遽行劫寨諷諭羣小伏闕呼噪虜既歸國大稱已功請師解圍奔潰設國而遠責之於鯨波南海之表夫一言而罷相再言而落職又再言而放於遠郡又再言而投諸海島施於綱者亦甚峻矣然人心未服者則以所毀亂真而不核實耳比日防江復令招刺諸州勸納發赴計司未有以為非者在網行之則謂失民心在他人行之則獨以為可此不核實者一也自仲尼大聖猶待三年有成而乃責綱以一時不聞報政彼孫覲者嘗草降表貶薄二聖諂媚金賊受其婦女死有餘責得貶輕矣乃以為杜塞言路此不核實者二也虜陷京城邀請二聖乃何臬握權鄂京用事綱方遠貶不預戰守之謀而固欲黜綱前日回鑾之功指以為罪違逆人心莫斯為甚此不核實者三也綱既放於鄂渚澧陽之後若如言者所論國家宜少安矣而李成張遇丁進之徒縱橫淮甸所在如織行朝危擢未獲少安此不核實者四也綱本以建明禦

敵守城回鑾之策為孝慈皇帝所知擢與機政而以為欺君要功不貸之罪此不核實者五也劫寨之事人皆以為姚平仲謀於帷幄种師道李綱之所不與也故罷綱與師道而羣情憤悶皆有不平之氣而乃言綱之用心欲寘陛下於何地以激怒聖意為不貸之罪此不核實者六也頃刻之間衆數十萬非人力所能致載於靖康之詔而又更言之指為不貸之罪此不核實者七也綱本獻回鑾之謀為守禦之計虜人雖退群議紛紛故於章疏稍自稱揚謂綱所學未至所養未深昧於恬退不自矜伐之意在朋友責之可矣準於法令未固有罪名而指此為不貸之罪此不核實者八也太原之敗綱落職而領宮祠又罷宮祠以散官而放於遠郡猶以為未也又自建昌徙之夔府貶黜亦不輕矣猶再言之以為不貸之罪此不核實者九也

**密州軍亂** 趙野

以前執政知密州見山東盜賊充斥上如淮甸王命不通乃携其家棄城去軍卒杜彥等乘間作亂自為知州遣人追野



井其家屬回彥坐黃堂數之曰爾為知州自携其家南去不知一州生靈誰其為主野不能應推出斬之家屬為賊徒分去惟一子

**王倫使虜**

傳零至雲中見悟室至是回又命倫與零至粘罕軍前為其所留

學老得脫

**詔傳宣許執奏**

命侍從充之凡四負。尋進讀論語及資治通鑑。故事端午後罷講至中秋開明年夏詔勿罷。上嘗取孟子論治道之語書之坐右素屏後又嘗出所書旅獒篇大有大畜卦示輔臣又嘗以所書資治通鑑第四策賜黃潛善。紹興初因中書舍人洪擬轉對論帝王之學以為章句書藝非帝王之事上曰人欲明道見理非學問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夫君子小人善惡之迹善所當為惡所當戒正心誠意率由於此。又嘗謂輔臣曰朕每退朝押班以下奏事亦正衣冠端坐而聽未嘗與之款昵又性不喜與婦人又處多坐殿旁小閣筆硯外不設長物靜思軍國大事

或閱章疏宮人有來奏事者亦出閣子外處分畢而後入每日五更初盡覽諸處奏報比明所覽略盡乃出視朝

**分路類省試** 以待親策以揚時為工部侍郎 時年七十五矣

入對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以君德在是故也尋命兼侍講。初宣和甲辰天下多事有言於當路者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開道上意庶幾猶可及也則以秘書郎召時時年七十二矣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儆戒之言除通英殿說書時知時勢將變遂陳論政事略曰近日蠲除租稅而廣濟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為虛文矣安土之民不被恩澤而流亡為盜者蠲免租稅百姓何憚不為盜夫信不可去急於食也宜從前詔嘉祐通商稅茶之法公私兩便今茶租錢如故而推法愈急宜少寬之諸犯權貨不得推究來歷今茶法獨許推究追呼蔓延狂狴充斤宜即革之東南州縣均敷鹽鈔迫於殿最計口而授人何以堪宜酌中立額俾州縣易辨發運司宜給糴本以復轉搬

入對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以君德在是故也尋命兼侍講。初宣和甲辰天下多事有言於當路者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開道上意庶幾猶可及也則以秘書郎召時時年七十二矣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儆戒之言除通英殿說書時知時勢將變遂陳論政事略曰近日蠲除租稅而廣濟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為虛文矣安土之民不被恩澤而流亡為盜者蠲免租稅百姓何憚不為盜夫信不可去急於食也宜從前詔嘉祐通商稅茶之法公私兩便今茶租錢如故而推法愈急宜少寬之諸犯權貨不得推究來歷今茶法獨許推究追呼蔓延狂狴充斤宜即革之東南州縣均敷鹽鈔迫於殿最計口而授人何以堪宜酌中立額俾州縣易辨發運司宜給糴本以復轉搬



之舊和預買宜損其數即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軍宜退守  
內郡以省轉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邊民爲弓箭手使習騎  
射以殺常勝軍之勢衛士天子爪牙而分爲二三宜循其舊  
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虜騎已入寇則又言今  
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誤  
國之罪宜有所歸及宜亟去西城聚斂東南花石與夫借應  
奉之名豪奪民財之害會淵聖嗣位時乞對曰君臣一體上  
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執政序遷安受不辭此何  
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首  
爲竄亡自全之計宜正典刑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棄軍置  
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遂使虜人奄至城下宜以  
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奄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  
可復蹈淵聖大喜擢諫議大夫朝廷方議棄二鎮時上疏力  
爭辨之又率同列論蔡京王黼童貫等罪惡乞誅斥之尋兼  
國子祭酒又乞罷詳議司以爲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  
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也又

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自利故推尊安  
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  
啓之也謹按安石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  
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  
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  
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堦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  
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  
自奉之說有以召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  
役使羣動恭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按此章止謂  
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  
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滛侈實安石此說有  
以唱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毀去  
配饗之像遂降列從祀又言姚古掾援太原逗留不進乞誅  
之以肅軍政又乞褒復元祐名臣凡在黨籍者力辯宣仁誣  
謗乞復元祐皇后位號會諫官馮澣上章主王氏之學而學  
官又自紛爭有旨皆罷遂罷兼職未幾除給事中力辭是秋



奉祠將去國上奏凡數千言略曰臣聞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自一身之修推而至於天下平無二道也本諸誠意而已又言自古願治之君惟考慎一相蓋宰相人主之心膺臺諫耳目也百執事股肱也心膺之謀慮不深耳目之視聽不明股肱之宣力不強而能安其身者未之有也臣竊謂君臣相與之際尤當以誠意為主一有不誠則任賢不能勿貳去邪不能勿疑忠邪不分鮮克以濟又言近聞百工技巧雖蒙廢罷猶私蓄於官臣之家覬倖異時投間而入不可不察也又言自崇寧至于宣和寬卹之詔歲一舉之宣之通衢而人不聽掛之墻壁而人不視以其文具而實不至故也陛下嗣守神器尤宜謹始詔令如此亦文具而已後雖有德意人誰信之又言姦賊之吏當究見情實甚者肆諸市朝投之嶺海又言自崇寧以來爲害之甚無如茶鹽之法今復轉般而鈔法不變未見其利也今復轉般而糶本乃取之諸路昔在諸路每歲一路所得鹽課無慮數十萬緡自鈔法行鹽課悉歸糶貨務諸路一無所得漕計日已不給今又欲取之非出於

漕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朝廷雖有復轉般之名而直達之實猶在諸路漕米至真揚楚泗未嘗入教徒於文曆內爲收支文具而已竊謂鹽法與轉般相因以爲利自行直達而鹽法漸變所謂相因爲利者兩失之矣祖宗時荆湖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真揚下卸即載鹽以歸交納有剩數則官以時直售之舟人皆私市附載而行陰取厚利故以船爲家一有罅漏隨補葺之爲經遠計自直達鈔鹽之法行而回綱無所得沿江州縣亦無批請故毀舟盜賣以充日食而敗舟亡卒處處有之轉爲盜賊不可勝計臣謂轉般鹽法二事爲發運司職事之根本二者不可偏舉不捐數百萬以爲糶本無回運以養舟人則雖轉般無異直達矣又言昔皇祐間嘗爲會計錄以總天下財賦之出入元豐之備對元祐之會計皆故此爲之欲明詔大臣爲靖康會計錄取皇祐元豐元祐三書以付之有司專務修政事振軍旅練兵選將爲守

戰之備庶乎綱舉而目張矣。四年乞致仕

青州軍



亂序死之 虜分三道入寇

粘罕先自草地還雲中至是聞上幸維揚

遂起燕京等八路民兵與諸酋分道入寇粘罕自雲中下太行將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幹离盟與其弟兀朮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婁宿與其副撒离喝自同州渡河攻陝西燕山軍欲先圍汴京又分兵趨揚州時宗澤增修禦敵之備城外千里之地無糧可因兀朮乃遣人告粘罕謂獨力難攻粘罕告以將輟西京之行併力圍汴既而知未可圖如兀朮言遂已始諸將請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歲城破正坐此爾尚可襲其執乎命統制官劉行趨滑州劉達趨鄭州各率車二百乘戰士二萬人且戒行毋得輕動力保護河梁以埃大軍北渡虜聞之夜斷河梁而遁於是燕山軍肆暴於京東諸路而婁宿等至河中府官軍扼河西岸賊不得渡遂潛由上流韓城縣一夕履冰而過直犯長安蒲津官軍不戰自潰粘罕既犯河陽據汜水引軍而東命萬戶銀朱分軍犯京西中原大震○其攻河南府也西京留守孫昭遠戰不利其下擁

之南去行至陳蔡間昭遠麾下單弱叛兵欲擁之以行昭遠罵之遂遇害少尹阮駿死之○圍棗州守臣姜剛之拒守虜圍二十有七日不拔而去○陷同州守臣鄭驥赴井死○其陷長安經制判官傅亮以兵降虜帥臣唐重副總管楊宗閔轉運副使桑景詢通判曹謂提刑郭忠孝皆死之先是重慶虜至以書別其父堯臣曰忠孝不兩立義當死國其父報之曰汝能捐軀徇國吾含笑入地矣城陷重縊而死後謚恭愍宗閔有孫曰沂中護駕南巡後貴顯景詢剛介有守童貫用事時州縣官吏皆望塵而拜景詢獨不屈發擿姦吏不受干請忠孝事程頤傳其易學與中庸金人之來也或勸以監司出巡可以免禍忠孝不荅卒死之○陷鄭州守臣董庠棄城走通判趙伯振死之○陷濰州守臣韓浩死之○陷青州知臨淄縣陸有常率義兵拒守死於陣知益都縣張侃千乘縣丞丁興宗亦死之千乘縣市民率土軍射士保甲及濱州亂兵葛進等擊敗之虜棄青濰去○陷潁昌府守臣孫默死之○陷秦州帥臣李積降虜勢益張引兵犯熙河陷鳳翔府○



陷唐州虜掠而去。陷蔡州汝陽縣令郭贊罵賊死之。陷淮寧府守臣向子褒死之。陷均州守臣楊彥明遁。以

劉珏為吏部侍郎衛膚敏中書舍人右諫議

大夫受命纔再旬言事至十數黃潛善等忌之會膚敏論孟忠厚未已而珏為給事中亦堅持不可故並徙之二人遂俱

謂告劉觀給事中觀嘗言今日之患在中國不在夷狄在盜賊天下之人皆以粘罕幹離不此兩人者為吾中國之

患臣獨以為非也粘罕幹離不生於大漠之北足未嘗踐中國之地目未嘗識中國之人所以能為吾患者中國有以來

之也今不治中國而欲治夷狄不治朝廷而欲治邊鄙不治向之士大夫而欲治盜賊臣竊以為過矣日者郡縣之間有不肖之人乘時射利進其身於朝廷人皆知其汗佞蠹國害

民為天下毒孽久矣朝廷曾不加罪往往百姓盜賊共起而攻之至虜其家奪其財執而戮諸市曰此宣和誤國之人也

夫朝廷不戮而使百姓盜賊得以誅之國柄倒置主命下移如此而欲治夷狄邊鄙盜賊豈不難哉臣願陛下委諫官御史取崇寧以來饕餮富貴最亡狀之人編為一籍已死者著其惡未死者明其罪且曰此以開邊用兵進者也此以花石應奉進者也此以三山河賞進者也此以刻剝聚斂進者也此以交結官官貨賂權倖進者也如此之類列為數十條槩其罪惡疏其名氏有司鏤板播告天下與眾棄之如此夷狄聞之莫不畏盜賊聞之莫不服然後忠賢安於朝而太平中興之業可得而定今不早正其罪使偃然自以為得計陛下踐祚踰半歲臣謂緩急先後之序幾且失矣疏奏上嘉納遂命臺諫具名以聞三省樞密院參酌省臺各錄副本不許堂除及任守令後不果行

戊申

建炎二年春正月上在揚州○虜陷

鄧州

虜將銀朱兵號二十萬攻城安撫使范致虛棄城走權安撫使劉汲率兵出戰死之僉判李操以城叛降



初李綱議營南陽儲峙甚多至是悉為虜有需民間金幣如根括京城之法又掠汝金房凡四州之民以歸。汝州守臣

滕祐 **盜焚真州** 盜張遇犯江州守臣陳彥文視事方

鎮江守臣錢伯言 **竄邵成章** 時金人攻掠陝西京東諸

遁王淵招降之 彦皆蔽匿不以奏及張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上亦不聞

之上怒詔成章不守本職 **盜犯壽春府** 盜丁進來攻

輒言大臣送吉州編管 之擊却之奏至上謂輔臣曰此郡守得人之效也卿等六人

宜廣詢人才若人得二人則列郡便有十餘守稱職然須參

議不可徇私張慤曰崔祐甫嘗謂非親 **抑戚里** 初以隆

非舊安敢與官今日當問所除當否 兄子直徽猷閣孟忠厚為顯謨閣直學士皇后父右文殿修

撰邢煥為徽猷閣待制右諫議大夫衛膚敏殿中侍御史張

浚皆論以為不可乃改煥觀察使而以太后故未忍奪忠厚

職名至是臺諫給舍六章論列不已乃改忠厚為承宣使仍

詔后族勿除從官。紹興初韋淵求差遣上曰淵以宣和皇

后季弟義當敦睦然其人素不循理難以出入禁闈故斥遠

之朕不敢以公爵示私恩密院可與一遠闕恐居官有過難

以行法乃以淵為福建副總管。其後帶御器械潘耒思護

六宮東歸盧益頗與之交結為諫官所論上因謂執政曰朕

於成里未嘗私以恩澤如邢后之父不復收召張婕妤兄弟

皆小官卿等所知盧益觀望陰結耒思非端人也遂罷之。

又嘗謂富直柔言祖宗時三衙用邊功戚里固祖宗法然空

礙處多恐不可用。有司因勘偽造告身事辭連知閣門事

潘耒思上曰雖戚里既有過安可廢法於是令罷職就逮。

三年以高士瞻為承宣使上曰士瞻以宣仁近屬故稍優之

然躡等亦不可高爵厚祿留待立功將士朕於外戚未嘗假

以恩澤今後宮之家官未有過保義郎此曹何厭之有雖與

之正任承宣使又望節鉞矣。是歲邢煥薨妻熊氏進狀乞



賜田賜第官其子弟門客皆如常制上令補二子官餘皆不行且諭輔臣曰祖宗待戚里皆有常憲朕不敢逾豈以后族故私之耶後進呈熊氏遺表乞恩上曰朕於外戚不敢有私也况待后家又不敢與宣和皇后家等前此官邢氏中外親已減於韋氏矣乃詔追贈煥少師國公許造進酒而已○八年吳國長公主入見留宮中三日為駙馬都尉潘正夫求恩數上曰官爵豈可私與人須與大臣商議况今日多事未暇及此時方極暑上每正衣冠伴之飲食主乃哲宗之女上之妹也

### 魏祐上書論潛善伯彥誤國十罪

祐太學諸生也

### 二月虜犯東京宗澤敗之

初虜犯滑澤聞之曰滑州衝要必爭之地失之

則京城危矣欲自往救之張搆請行澤大喜即以銳卒五千授之搆至滑州與虜迎敵衆且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搆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澤遣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搆再戰死之後二日宣至滑州與虜大戰虜夜濟河復邀擊

之殺傷甚衆澤即命宣知滑州虜以宣善戰不敢犯其境乃遣兵自鄭州抵白沙距京才數十里都人甚恐澤方與客對弈寮屬請議守禦之策澤不應諸將退布部伍徹弔橋披甲連各將車二百乘在鄭滑間澤益選精銳數千助之下令張燈如平時民始按堵○又遣部將李景良關中立郭俊民領兵萬餘趣滑鄭遇虜大戰為虜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虜景良以無功遁去澤捕得謂曰勝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遁是無主將也即斬之既而俊民與虜將史姓者及燕人何祖仲直抵八角鎮都廵丁進與之遇生獲之虜令俊民持書招澤澤謂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尚為忠義鬼今乃為虜游說何面目見人耶粹而斬之謂史虜曰上屯重兵近甸我留守也有死而已何不戰我而反以兒女語脅我耶又斬之謂祖仲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澤尋遣判官范延世奉表至行在請上還京且曰京師乃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根願以祖宗二百年基



業爲意早賜回鑿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盜賊屏息夷狄寢謀臣若誤國一子三孫甘被顯戮此乃澤第十三表也上荅詔諭以旦夕北歸**蠲減征斂**先是翁彥國爲經制使籍之意澤復上表謝其人踰虔吉南安諸郡陸賁水運率千錢致兩塲江西提刑留佑勸民出私財助國乃督貴州縣以等第厚賦於民欲以求進江西民苦二役皆愁恨無聊知洪州胡直孺奏軍民五害言如經制司拋科灰塲提刑司科配吏民以私財助國諸州受納苗稅加耗太重有一斛而取五斗者又朝廷所頒郡縣率取之等第及行戶而無錢以償監司巧爲犒設之名務收恩保家由此搖動軍情愈益驕恣望特下寬卹之詔除此五害以固人心寬民力詔嘉獎之於是諸役並罷○是秋減杭州和買絹十二萬疋○明年春減婺州歲貢羅二萬八千疋又從兩浙轉運王琮之請本路夏稅及和買絹一百一十七萬餘疋每疋折價錢二緡足計三百五萬餘緡有○秋減閩廣上供銀三之一又減浙西和預買絹四之一仍俵見錢

違寘之法○冬又詔兩浙身丁絹半許折估初未行鈔鹽以前兩浙民戶每丁官給蚕鹽一斗令民輸錢一百六十六謂之丁鹽錢皇祐中許民以紬絹從時價折納謂之丁絹自行鈔法後官不給鹽每丁增錢爲三百六十謂之身丁錢大觀中始令三丁輸絹一匹時絹直猶賤未有陪費其後物價益責乃令民每丁輸絹一丈綿一兩軍興丁少遂均科之民甚以爲患至是聽五等下戶以其半折帛半納見錢於是歲爲絹二十四萬匹綿百萬兩錢二十四萬緡○紹興元年詔兩浙夏稅和買二色紬絹一百六十萬餘匹半許折估每匹三千○二年諸路絹帛並許半折估○五年罷常稅外雜科○六年除緡錢稅○十三年減諸路月椿錢○十四年減四川雜征除永道等州身丁賦○十五年折帛錢每匹各減一千寬廬光州上供免耕牛稅○十七年除力勝錢稅○十七年減免行錢三之一○二十一年減官私蹴舍白地錢之半○二十五年罷免行錢絹估○二十六年蠲諸州黃河竹索錢免京西淮南耕牛稅蠲臨安府和買絹蠲建康府折帛積逋



○二十七年減福建監錢。○間有蠲減或附見不盡錄。

### 罷市易務

自熙寧初置市易務及是

言者以為所入不償所費遂罷之。

### 復端明殿樞密直學士

政和間改為延

康殿學士樞密直學士今復舊稱。

### 募振華軍

於河南北淮南募之以六萬人為額。

### 虜陷

### 中山府

自靖康末受圍至是三年乃陷。○初捷辣圍中山陳亨伯冒圍入城固守踰半年虜不能下至是呼

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賊以衆寡不敵辭斬以徇復呼部將沙振使往振固辭亨伯固遣之振懼潛裹刃入府害亨伯次子錫與僕妾十七人皆被禍惟長子鉅奉其母官淮南獨得免振出為帳下卒所殺摔裂之身首無餘城破虜見其尸曰南朝忠臣也斂而葬之。○三月以司馬光配饗折宗中興贈特進諡曰愍節。

### 廟庭

紹興間上嘗詔趙鼎等曰上皇內禪之初嘗遣梁師成諭淵聖曰司馬光前朝名相今諸事當以光為

法則上皇之意可知矣朕今行事與上皇時豈無修潤者要之從百姓安便而已百姓安便乃上皇之意也。○又嘗曰資治通鑑首務名分至於其間去取皆有益於治道觀此書即知司馬光雅有宰相器識若唐鑑止可以為諫書耳。

### 陝州

石濠尉李彥仙募兵復之事聞即以彥仙知州事彥仙以信義治陝不營毫髮之私與其下同甘苦由是

人多歸之。○虜尋渡河先攻魏後圍陝彥仙極力禦之其首至拜於城下而去復攻魏州陷之。

### 虜犯涇

### 原吳玠敗之

帥臣曲端守麻務鎮遣玠為前鋒守青溪嶺妻宿自引精卒來攻玠率將士殊死鬪

大敗之虜遂東走同華。

### 夏四月罷廵社

陝西河北依舊餘路並罷言者以其利於

西北而不利於東南故也時溫

### 虜復陷洛州

虜人圍之甚密

抗二州已就緒請存留亦不聽。○帝北狩兩河州郡外無應接內絕糧儲悉為虜所取惟中山



慶源保莫初洛莫以信王榛為河外兵馬都元

礎相絳久而陷之

帥初馬廣聚鄉兵保慶源五馬山信王榛既亡去變姓名

廣等陰迎以歸奉榛總制諸山寨兩河遺民間風響應

先以奏附宗澤以聞繼遣馬廣入見故有是命仍加廣元帥

府都總管廣將行所請四事上皆從之潛善伯彥終以為疑

乃以烏合之兵付廣且密授朝旨使幾察之廣行復

今聽諸路帥臣節制廣知事變遂以其軍屯大名

五月

詔擇日還京

或言信王榛有渡河入京城之謀也。正

來或不可當。時宗澤招撫河南群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

士合百餘萬糧支半歲又聞兩河州縣虜兵不過數百餘皆

脅使胡服日夜望王師之來即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

泣聽命乃累疏請上還京又言丁進有衆數十萬願守京城

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虜沒角牛楊進等衆百萬亦願

渡河且請修龍德寶籙宮以備迎春二帝不報澤請上還京

前後二十餘疏言甚切。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即以彥制

復元祐科舉

法

習詩賦兼取自紹聖後舉人不

虜退

初婁宿犯鳳翔守

帥張深遣裨將劉惟輔禦之惟輔舞槊刺殺其將號黑風大

王者婁宿勢窮遁走深更檄張巖以兵繼進巖趨鳳翔戰五

馬山下兵敗而死虜謀趨涇州又為曲端吳玠所敗粘罕焚

掠西京取平陸渡河由解絳晉汾以歸雲中婁宿遂自馮翊

渡河破潼關陷同華陝以歸於是知延安王庶遣將斷河橋

又遣將屯龍水峽斷其歸路虜遂遁。其陷冀州也權州事

單其死之先是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紀律嚴明虜屢攻城皆

擊退之或夜劫虜寨所得盡散士卒不以自私一日虜已登

城火其門樓政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有數十人皆以濕氈

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虜驚駭有失伏者遂敗走城賴以



全後政死而城失守。賀師範以陝西兵與虜戰于八公原死之。陷相州守臣趙不試同家屬赴井死。陷德州都監趙叔皎死之。陷濟南府守臣劉豫降之遂為虜用。陷東平府守臣權邦彥棄母而遁。陷大名府守臣張益謙轉運裴億率衆迎降虜曰城破乃降何也皆以提刑郭永不從為辭虜遣騎召之永正衣冠南面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罕曰沮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虜見永狀貌魁傑且風聞其賢欲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降乎時大名人在繫者無不出涕虜并其家害之後贈資政殿學士謚勇節。陷延安府守臣劉選遁通判魏彥明死之先是虜陷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虜謀知曲端與王庶不協遂併兵寇鄜延庶在坊州乃自當鄜州來路遣龐世才等當延安來路初庶用端為都統制庶御下嚴多誅將士常曰設曲端誤我亦當斬之端頗銜其語及是端盡統涇原精兵駐邠州之淳化庶屢趣其進兵端不動庶退屯龍坊虜遂乘虛陷延安數日端至龍坊以兵衛庶且謀欲即軍中誅庶

而併其兵雖事弗果就庶以故忿端新知鳳翔府王瓌自陝府將兵三千人之任亦為端所襲瓌不能軍遂將其餘衆還入蜀。陷濮州守臣楊粹中及守禦官杜績死之。陷開德府守臣楊棟巡檢楊彭年死之城殺戮無遺。宇

## 文虛中使虜

虛中時安置韶州應詔願使絕域遂詔赴行在復資政殿大學士為祈請使楊

可輔副之尋又遣劉誨王既為通問使副明年春虜入並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獨留虜中。紹興元年上

## 張慤薨

慤時為中書侍郎兼

念其忠節詔卹其家子孫

## 許景衡薨

時

原俶優內外財賦多失吏毀其籍漫無可考慤曉錢谷利害吏無敢欺元豐舊制中書專取旨大臣所擬有不當者慤輒屏不奏立朝諤諤有大臣節不可干以

## 復閩浙市舶

私秉政未踰歲士類惜之。後謚忠穆

為

右丞景衡修身行已雖細必矜公言廷爭

正色直前視權倖若無有者。後謚忠簡



官

廣南後亦併復

增諸路役錢

○六月建州軍復

亂

初張真等既誅餘黨復懷反側葉儂等相與謀互殺妻

為變俊誅之

秀州軍亂

俊誣殺前守臣趙叔近○初

杭之亂也叔近以權憲事往招安之事已復還治所會王淵

兵至疑賊尚懷反側捕誅為首者淵與叔近有宿憾且忌其

功誣奏叔近嘗受賊賂制勘士實繫郡獄以俟命朱芾代之

治無善狀州兵叛囚芾迎叔近領郡事叔近辭避不可因撫

定之且為請命于朝奏未達而朝廷已命張俊致討俊淵之

部曲希淵旨至州執叔近誣以同叛殺之後其家申訴事白

紹興九年贈集英殿撰制詞有三定狂寇之言蓋叔近之未

入杭也詔辛道宗將西兵討之兵道潰為亂抵城下叔近乘

城諭以禍福賊為退却云

秋七月宗澤卒

澤為黃潛善等所沮憂憤成疾疽發于背將沒

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上還京死之日

都人為之號慟朝野無賢愚皆相弔出涕三學之士千餘人

為文以哭澤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初拘虜使上屢命

釋之澤不奉詔至是祈請使宇文虛中至東京而澤已病虛

中攝留守事遂歸之

詔恤歸朝官

時所在多囚禁歸朝官有疑則加殘害一郡殺至千百人

觀

克家上疏自辨不受張邦昌偽命且奉國寶至濟州引

在靖康間與李擢李會王及之五時雍劉觀七人者結為死

黨附耿南仲唱為和議助成賊謀有不主和者則欲執送虜

營望遠竄之詔好問開具因依好問以杜克為東京留守

留守

宗澤死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憂之相與請于朝



已除留守乃以穎充留守判官初澤在東京日繕兵為興復計兩河豪傑皆保聚形勢期以應澤澤又招撫河南羣盜聚城下欲遣復兩河未出師而澤死充無意於虜盡反澤所為由是兩河豪傑皆不為用而城下兵復去為盜掠西南州縣數歲不能止議者咎之○時翟進在西京與虜夾河而戰屢破之充酷而無謀士心不附諸將多不安之馬廣王彥既還朝餘稍稍引去判官宗穎屢爭不從力請歸持服揚進亦叛領數萬人攻掠汝洛間忽遣騎犯翟進營翟進渡水先登馬驚墜塹為賊所害尋以進兄京代進任

### 八月復

## 常平官尋罷之

黃潛善遂命諸路拘催青苗積欠本錢自崇寧以來皆不得免○明年秋

侍御史趙鼎言陛下即位之元年即降指揮罷常平官吏蠲免常平錢穀詔下之日無遠無近鼓舞歡呼而去歲復置根刷諸司侵支催理民間舊欠諸司侵支固豈入已非軍期犒賞則月給錢糧逼使撥還亦非已出奪彼與此有何利害民間舊欠所在皆然非逃亡人民則黥胥猾戶迫令輸納號令

一行良善之氓例遭抑配開猾吏衣食之源遺平民推剝之苦人心駭愕物論紛紜願一依元年旨揮罷提舉常平官吏放見欠錢穀仍今追理耗用椿充本錢復舊平糴之法從之○紹興三年命提刑兼提舉常平

## 鑄御寶

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初政和所造九寶其八為金虜劫取惟鎮國寶在焉

## 趙子砥歸自燕山

子砥遁歸得上皇御書以進且言

和吾國與金國勢不兩立其不可講和明矣往者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餵之食盡絡於噬人若設檻穿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已而賜對遂命知台州

## 是月二帝

## 自中京如韓州

韓州在中京東北千五百里秦檜不與徒依撻辣以居撻辣亦厚待之

## 九月竄馬伸

伸為御史劾黃潛善汪伯彥不謹詔令廣市私恩黜陟不公政令不一壅塞言路毀



法自恣妨功害能過則稱君善則稱己強狠自專務收軍情等罪疏奏不報改伸衛尉少卿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錄所劾潛善等疏申御史臺乞誅貴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濮州監酒促使上道死於中路天下寃之。紹興初胡安國上時政論有曰若言潛善伯彥措置乖方人皆以為伸之言則有狀矣不謹命令則以下還都之詔也廣市私恩則以復祠官教官之闕也黜陟不公則以罷衛膚敏而用孫覲不祥之人也杜塞言路則以貶吳給張閻邵成章也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景衡也私收軍情則以各置親兵千人請給獨優厚也同惡相濟則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亦衆所共見不敢以無為有亦不敢以是為非而當時不信其言而罷之反以為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謹捐軀為國之人惡其毀譽核實而不亂也邪說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親試舉人諸路類試並集行在御殿策試遂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易江都人也

禁獻祥瑞

密州獻芝草詔却之上曰朕以豐年為瑞今密為盜區所獻何足為瑞其還之。紹興初劉光世以枯桔生穗為瑞奏之上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中有十萬鐵騎乃可為瑞此外不足信朕在潛邸時梁間有芝草府官皆欲上聞朕手自碎之不欲言此奇怪事輔臣嘆服。二年知撫州高衛坐獻甘露圖貶。七年知果州宇文彬通判龐信孺進禾登九穗圖上曰此不過誕謾諛爾去年四川荒旱黎民艱食安有瑞禾政使偶然有之何足為瑞往年知撫州高衛進甘露圖朕疾其佞罷其守符彬等可降官放罷。二十六年上謂執政曰前大理寺獄空不許上表稱賀甚為得體比年四方奏祥瑞皆飾空文取悅一時如信州林機奏秦檜父祠堂生芝草其佞尤甚蓮之雙頭處處有之亦何足為瑞麟鳳瑞之大者然非上有明君下有賢臣麟鳳之生亦何所取朕謂唯年穀豐登可以為瑞得真賢實能可以為寶若漢武作芝房寶鼎之歌奏之郊廟非為不美然何益於事可降指揮今後不得奏祥瑞

冬十月王彥入



見

以河北制置自東京赴行在上召見彥見潛善伯彥力  
陳兩河忠義民引願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向順大舉北  
征犄角破賊收復故地言極憤激大忤  
二人之意降旨除閣門宣贊舍人免對  
復經制錢先是政和  
間陳亨伯為陝西轉運使始議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稅  
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  
南又行之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靖康初廢至是四方  
貢賦不能如期赴行在會知沛縣李膺言方今多事朝廷之  
費日廣竊見昨來經制司酒糟稅契頭子等錢所收至微所  
得至多儻復行之為利不細呂頤浩葉夢得乃請復之頤浩  
言其法可以助國而無害於民賢於緩急暴斂多矣於是先  
取鈔旁定帖錢命諸路提刑司掌之仍無得移用即所謂勘  
合錢也。明年冬增定其額一曰權添酒錢二曰量添賣糟  
錢三曰增添田宅牙稅錢四曰官負等請給頭子錢五曰樓  
店務添三分房錢其後歲收凡六  
百六十餘萬緡而四川不與焉

### 十一月更四川茶

法

初成都府路轉運趙開言權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  
事悉罷權茶仍令漕司買馬朝廷然之擢開主管川陝  
茶馬開至成都大更茶法官買賣茶並罷做政和都茶場法印  
給茶引使商人即園戶市之每斤所過征一錢住征  
錢有  
半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號合同場為茶市交  
易者必由市而引與茶必相隨違者抵罪至四年冬買馬乃  
踰二萬匹引息錢  
至一百七千萬緡  
壬寅郊祀昊天上帝奉太祖配自元  
豐六年罷合祀元祐七年復  
之元符三年又罷遂因不改至是就江都縣築壇行事庚子  
先親享大廟神主于壽寧寺。支賞用錢二十萬緡金三百  
七十兩銀十九萬兩帛六十  
萬匹絲綿八十萬兩皆有奇

### 十二月虜陷龍慶府

有欲發孔子墓者誅之

時漢兒將啓孔子墓粘罕  
問曰孔子何人通事高慶

裔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焉可發盡殺之故  
闕里得全。虜人之入洛也禁勿犯司馬相公宅

### 以黃潛



善汪伯彥為左右僕射

二人入謝上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

事不濟更同心以副朕之意皆稽首謝潛善入相踰年當上初政天下望治潛善獨當國柄專權自恣而卒不能有所經畫伯彥繼相略與之同  
詔百官言事 於是以邊事未寧故也  
願浩上備禦十事其說甚備。戶部尚書葉夢得請上南巡阻江為險以備不虞又請以重臣為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師以備退保。吏部侍郎劉珣言備敵之計兵食為先今以降虜為見兵以糴本為見糧二者無一可恃維揚城池未修卒有不虞何以待敵。御史張守上防淮渡江六事大率以遠斥堠探報為先別疏論金人犯淮甸之路有四宜取四路帥臣守倅銓擇各賜緡錢責之募戰士繕甲兵明斥堠公賞罰夙夜盡力捍敵疏至再上又請詔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為急凡細微不急之務付之都司潛善伯彥滋不悅乃請遣守撫諭京城即日

就道。張俊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又請移左藏庫于鎮江。時金虜橫行山東群盜李成輩因之為亂粘罕將自東平歷徐泗以趨行在而潛善伯彥皆無遠略且斥堠不明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所報皆道聽塗說之辭未嘗多以金帛使人伺虜之動息於是淮北屢有警報而潛善等謂成餘黨無足畏者虜謀知朝廷不戒亦偽稱成黨以欺我師至是聞北京陷議者以為虜騎且來而廟堂晏然不為備張浚率同列為執政力言之潛善伯彥笑且不信乃命浚兼參贊軍事與願浩教習河朔民兵



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第一

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第二

高宗皇帝

已酉建炎三年

**已酉** 建炎三年春正月上在揚州○詔羣臣

陳備禦策

從中丞張澂之言也於是呂頤浩言今虜騎漸逼京東若人心一搖則淮南望風而下望

下哀痛之詔存撫兩路今百辟皆言強弱不敵臣願陰為過江之備而申飭諸將訓習強弩以俟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夫彼之所長者騎而我以步兵抗之故不宜於平原曠野惟扼險用奇乃可掩擊又水戰之具在今宜講然防淮難防江易近雖於鎮江之岸擺泊海船而上流諸郡自荆南抵儀真可渡處甚多豈可不豫為計望置使兩負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池陽至荆南專提舉造舡且詢水戰利害又駐蹕維揚當以一軍屯盱眙一軍屯壽春以備衝突○葉夢得言靖康



之失在固守京城而不知避也。事有緩急，必當從權。伏望陛下通下情，遠斥埃，如必至於過江，宜亟降詔以諭中外。則人心安矣。臣又願取諸要郡，東則鄆、徐、南、京、西則廬、壽、和、州、南則唐、襄、荆、渚，各立軍數使，使之召募。仍命大將與帥參治，復選近臣為總帥以節制之。又乘輿或至兩浙，則鎮江、金陵尤當先治。陛下毋以宇文虛中奉使未回，意和議為可恃也。靖康正緣恃和議而墮虜計，今安可待萬里之報哉？○權直學士院張守言：金人自去冬已破澶、濮、德、魏，而游騎及于濟、鄆。雖遣范瓊、韓世忠會戰，而二將未可恃。臣謂今日莫先於遠斥埃。昔三國時烽火一夕五千里，而前日北京失守，再決始知今之為策有二：一防淮，二渡江。若為中原計，而幸虜不至，則用防淮之策；若為宗社計，而出於萬全，則用過江之策。然權其輕重，勢當南渡，而別擇重帥以鎮維揚。時羣臣奉詔論邊事者，黃潛善等皆送御史臺採節，申尚書省。虜陷

### 徐州

粘罕陷徐州，守臣王復罵虜不屈，闔門百口皆遇害。後謚莊節。○初韓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

虜，會粘罕兵至滕縣，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人趨揚州，以議事為名，使上不得出，而粘罕以大軍迎世忠。世忠不能當，夜引歸軍，無紀律，未曉至宿遷縣，不慮金人之踵其後。質明覺之，奔于沐陽。世忠與其帳下謀，夜弃軍走鹽城。縣翌日諸軍方覺，遂潰去。○陷淮陽、泗、楚等州。州守將呂元閣、瑾已焚淮橋，

### 陷淮陽泗楚等州

州守將呂元閣、瑾已焚淮橋，

道虜由招信路將渡淮，縣尉孫暉將射士民兵禦之，沉其數舟。會大霧蔽日，虜不測其多寡，相持踰半日，以疑兵縻暉。自上流渡，兵暉且戰且却，及城破，竟死于勅書樓。凡留虜三日，不爾則伏衛幾於不戒。詩人王彥國作詩紀其事甚詳。○陷楚州，守臣朱琳降。○以數百騎奄至天長，軍守將俱重成、喜將萬人俱遁。○陷泰州，守臣曾班降。○陷高郵，軍守臣趙士瑗、道判官齊志行降。○犯滄州，守臣劉錫遁。通判孔德基降。○時命劉光世領軍迎敵，未至淮而軍潰。○陷揚州，二月上如杭州。時得天長報，聞虜已至上，乃躬甲胄乘馬南巡，惟內侍及護聖軍從。

### 州二月上如杭州

時得天長報，聞虜已至上，乃躬甲胄乘馬南巡，惟內侍及護聖軍從。

### 陷揚



之者數人而已二相方會食有問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乃戎服鞭馬南騫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給事中黃哲左諫議大夫李處遯太府少卿朱端友皆死揚州守臣黃願遁去大理卿黃鏐至江口軍人以爲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鏐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少卿史徽丞范浩繼至亦死時事出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太常少卿季陵亟取九廟神主奉之及出門甲騎已塞道行數里回望揚州城中煙燭天臣僚士庶及帑藏所儲爲虜殺掠殆盡公私所載之物舳舻相銜而潮不應聞盡膠泥淖中虜悉取之○呂頤浩張浚聯馬追及上于瓜州鎮得小舟即乘以渡至鎮江○初右諫議大夫鄭穀累章請移蹕建康宰執沮之至是穀扈從上曰不用卿言及此○次鎮江留劉光世以兵扼江險○次平江命朱勝非爲平江府秀州控扼使以禮部侍郎張浚副之勝非尋召赴行在悉以兵事付浚○過吳江縣命張浚以所部屯于吳江○至杭州以州治爲行宮

### 虜陷晉寧軍

守臣徐徽言死

之初徽言與府州折可求約出兵夾攻虜時可求之子彥文自東京來被虜至雲中粘罕以利啗之使爲書以招其父於是可求遂降於虜可求與徽言親也虜挾可求招徽言于城下徽言以大義貴可求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因引兵擊虜大敗之斬婁宿孛董之子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虜結好恐出兵則敗和議抑其所請不報虜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圍之三月屢破却之久之城中矢石盡士困餓不能興監門石贊夜啓關納虜城遂陷徽言即縱火自焚其家人率親兵力戰比曉力屈爲虜所執虜知其忠義欲生降之徽言罵虜不絕聲而死後加贈謚忠壯時統領孫大赦惟李綱不赦蓋昂與徽言共守亦力戰不屈而死

### 大赦

惟李綱不赦蓋

罪綱以謝虜也○紹興初胡安國上時政論有曰陛下自初即位思建中興而將相大臣黃潛善汪伯彥等不能奉令承教乃廣引廢忠毀信靖譖庸回服讒蒐隱之黨變亂名實顛倒是非以上惑朝聽貶馬伸於關市出許翰揚時於閑散如



孫觀劉觀鄭毅輩流並居邇列維揚奔潰無所歸咎恐陛下計其誤國之罪也復指結余觀殺邦昌為致寇之由特下赦音元惡大憝皆得洗滌而李綱獨不與焉此雖假借朝廷詔令行之安能掩天下之公論乎及范宗尹當朝又欲汲引失節鄙夫如李擢等以蓋其北面偽楚之惡是非邪正出於人心如辨白黑焉可誣也其為計不忠亦甚矣

### 善汪伯彥罷

中丞張激論之也數其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于外天下人切齒唾罵乃並除外郡

### 黃潛

尋宮觀責降。臺臣言馬伸嘗論二人之過而陳東歐陽澈於二人秉政日以言被刑乃以衛尉少卿召伸而東澈並贈京秩却獻助。泗州富民獻緡錢五萬却之。紹興十四年饒州富民獻緡錢十萬却之。詔罪

### 已求言

略曰朕已放宮嬪損服御黜宰輔召忠良尚慮多方未知朕意自今事有關於國體益於邊防許士民直言朕採擇行焉仍旌以示勸言之或失亦不汝尤御史中丞張守言聽言之難從古所患臣嘗求其要未有

如伊尹告太甲之言為切且至也其言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臣試為陛下論之夫逆心之言未必皆合乎道然未見人主所向而言志在責難則鮮有不逆者要當以道求之遜志之言未必皆違乎道然或伺人主所向而言志在容悅則鮮有不順者要當以非道求之從違之際禍福成敗如反覆手大抵人心喜順而惡逆遜志則易入逆心則難行人主能於常情所惡而求其是於常情所喜而求其非然後智出衆人之上而羣言不能惑君子小人之情狀皆即吾心逆順之間而知之不亦簡且易乎又况逆心之言雖衆每不能勝遜志之一言尤不可不察請以一二事明之唐高宗志在廢王后而立武氏也韓瑗來濟上官儀輩莫不切諫以至受遺定策如長孫無忌之親褚遂良之忠皆以為不可獨李勣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卒立武氏而篡奪之禍幾至亡國秦苻堅志在伐晉也權翼石越苻融輩更進互說以至所厚如王猛親且愛如太子宏少子詵皆以為不可獨慕容垂曰陛下神謀內斷足矣不煩廣訪



朝臣以亂聖慮遂定計南伐而淝水之敗僅以身免則是遜志之一言足以喪邦而逆心之衆言莫能救藥二君不能即所逆順而求之於道與非道之間禍敗至於如此豈不痛哉

三月以朱勝非為右僕射

兼知江寧府自乾德以來輔臣以本職典藩者惟呂餘慶郭遠及頤浩耳

王淵簽書樞密院事

禁兵縣弓手為之

直除非制也仍依舊兼御營使司都統制朱勝非言王淵除命諸將有語臣謂武臣作樞有免進呈書押故事又兼都統制於諸將尤有利害臣欲用故事免之仍罷其兼官庶弭衆言上

苗傅劉正彥叛請上禪位皇子魏國

# 公隆祐太后同聽政上居睿聖宮大赦

營前統制官苗傅與副統制劉正彥見王淵擢用且乘有狄難遂圖不軌正彥法子也淵故為法部曲先是以舊恩從淵求官淵薦於朝而以文換武得威州刺史又以所領精兵三千付之正彥因招到賊丁進等又之除團練使正彥意不滿而淵檄取其兵正彥固執不遣以此怨之又傅以淵素出其下尤快快不平上之在維揚也內侍康履頗竊威福諸將皆嫉之未有以發洎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遮道傅等切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邪矣未劉光世除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等脅所部兵以叛執淵殺之并殺內侍數十人傅等與中軍統制官吳湛通為囊橐湛亟閉宮門宰執入奏事朱勝非顏歧張澂路允迪急趨樓上傅正彥與其屬張遠王鈞甫馬柔吉王卅修葺列樓下皆被甲露刃以竿梟淵首知杭州康允之扣內東門求見請上御樓不然無以止變上從之管軍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傅等望

時御



見黃蓋即山呼而拜時百官咸在三軍恟恟未定傅乞誅康履上未允軍器監葉宗諤曰陛下何惜一康履姑以慰三軍上命吳湛執履付傅等即殺之衆猶未退乃請遣使金人且乞隆祐太后垂簾聽政上顧羣臣曰今日之事如何有浙西機宜時希孟者輒曰乞問三軍於是杭州通判章誼越班出斥希孟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耶上乃命顏岐奏請太后出宮太后不登樓徑往諭諸軍勝非從太后至樓前太后鐫諭久之傅等以垂簾請樓上傳旨可之太后乃還傅等不退復請上爲太上皇帝魏國公攝政庶便和議勝非泣曰逆謀一至于此臣位宰相義當死國乃超出呼其幕屬將佐至前曰諸君言二將此事出于忠義爲國耶或更有它圖皆曰忠義爲國勝非曰若果忠義則當上下一心並聽朝廷處分有異志者誅之皆曰諾時兵部侍郎直學士院李邴以逆順之理曉之由是兇焰少挫既退勝非奏來日當降赦蓋羣兇殺王淵又劫掠意必望赦然不知逆惡自不赦上可之上曰康履忽諸將有取死之道勝非曰附履首心有所求求而不得

則怨矣上曰此事終如何勝非曰臣觀王鈞甫輩乃其腹心適嘗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上曰來早太后御殿勝非曰母后稱制須二人同對承平故事於今難用乞許獨對仍自首傳始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且乞太后隨宜勉之庶有動心者兩宮以爲然太后語上曰賴用此人若舊相未去事已不可收拾矣時傅等揭榜通衢有天其以予救萬民之語見者憤之甲申上徽號於上曰睿聖仁孝皇帝遂幸睿聖宮以杭州顯慶寺爲之太后臨朝魏國公攝政大赦天下自是日引傅等太后勉之皆有喜色而臣僚獨對論機事賊亦不疑矣。先是王卞倫見朱勝非勝非知其可以利動許以從官於是爲之往來傳道二兇請移蹕建康又趣遣使及改年號且言炎爲兩火故多盜賊勝非以三事奏太后曰三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恐別生事乃降詔以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爲明受元年

# 以鄭穀爲御史中丞

時二兇日以殺人爲事且頻入都堂穀嘗面折之勝非白



太后故有是除穀遣所親謝嚮微服至平江見張浚等令嚴備而緩進又作杜鵑詩諭百官當迎乘輿反正之義穀言傅等便宜止可行於所部士卒又都堂國論所出非庶臣得與請頒其章示之傅等雖怒然由此少戢

# 張浚等會師赴行在

初赦書至平江浚即走介入杭問賊狀至江寧願浩亦走

介入杭且寓書於浚及劉光世約共起兵時朝廷以禮部尚書召浚令以所部兵付浙西提刑趙哲復除張浚鳳翔府總管令以所部兵付統制官俱重趣浚令赴鳳翔浚與哲各不奉詔浚召哲及守臣湯東野令各具奏言虜未盡退若浚朝就道則夕敗事浚又慮苗傅等兵上抵平江則失枝梧乃令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於是浚上表大略言國家多難正人主馬上圖治之時願請睿聖不憚勤勞親總要務復與二兇咨目且欲得辯士往說之使無他圖浚與蜀人馮轡有太學之舊時轡在平江浚乃遣之入杭見二兇為陳逆順於是剋日進發先是二兇以書抵浚曰伊周之事非侍郎孰當之

浚復書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謂之震驚宮闕至於遜位之說必其子長而賢因託以政使利天下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不然則謂之大逆族矣上春秋鼎盛一旦遜位似非所宜嗚呼天祐我宋所以保佑聖躬者歷歷可攷出質則虜人欽畏而不敢留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天之所與誰能廢之二兇得書與其屬俱至都堂言浚見詆以為逆賊所不能堪朱勝非恐生它變即奏責浚散官郴州安置時兩宮音問幾不通太后遣小黃門密至眷聖宮白上曰張浚不得已貶郴州上方殿羹不覺羹覆於手○甲午願浩發江寧乙未次丹陽光世自鎮江來會丙申世忠由海道至平江壬寅願浩至浚乘小舟迓之於郵中得堂帖乃貶郴州之命浚恐將士觀望即袖之語書吏云有旨趣赴行在令申已發之日是夜共宿城外願浩呼其屬刑定官李承造草檄文浚為潤澤之時世忠兵寡願浩與浚議分俊兵濟之俊乃以統領官劉寶一軍二千借世忠初二兇矯制命世忠屯江陰世忠陽為好語以報



曰殘兵不多欲部至行在二兇許之時俊步將安義陰結二兇欲代俊奪其兵斷吳江橋以應賊浚乃遣卅忠屯秀州以伐其謀卅忠至秀乃稱疾不行而造攻具二兇始駭諸將皆謂賊窮則邀駕入海浚又遣統制官陳思恭辛道宗治舟師於海道以遮賊南遁於是傳檄內外以卅忠為前軍俊以精兵翼之願浩總中軍光卅親以選卒為游擊而分兵以殿於是知平江府湯東野悉倉儲以餉軍用不乏乙巳勤王之師五萬發平江時久陰乍晴識者知必破賊○先是二兇懼外師之至檄杭州集保甲選器械扁城門塞河道守臣康允之悉不為行○勤王之師至秀州是夜有刺客至張浚帳前浚顧左右已睡問爾欲何為對曰某粗讀書知逆順豈為賊用况侍郎忠節安忍相害但見為備不嚴恐後有來者浚下執其手問姓名曰言之是徽利某河北人有母在今徑歸矣浚翌日取郡獄死囚斬以徇曰此刺客也後亦無他

## 夏四月朔上復位尊隆祐太后為隆祐皇

### 太后

二兇聞勤王師來甚恐至是馮轡知可動白朱勝非曰張侍郎以國步艱難正當馬上治之主上傳位幼子恐有不測之變縱主上固執內禪猶有一說主上受淵聖詔為兵馬大元帥嗣聖易稱皇太姪太母垂簾聽政大元帥總兵征伐于外此最為得策勝非令轡與二兇議二兇有許意遂拉同議都堂轡同二兇及王鈞甫等並引見太后勞問曰卿等皆忠義之臣初張浚戒轡乞以鐵券賜二兇用釋其疑轡遂奏太后許之議遂定詔百官赴眷聖宮奏請人皆歡呼以謂復辟至則宣詔眷聖皇帝稱太弟依舊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皇帝宜稱皇太姪於是中丞鄭穀極論以為不可百官退詣眷聖宮上御殿引見二兇勞問有加詞色粹然二兇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此二兇歸營逆黨張達曰趙氏安矣苗氏危矣王卅修大悖夜詣勝非府變其事復欲正嗣皇依舊而眷聖之名止稱處分天下兵馬重事勝非不能奪轡力爭勝非曰勿與較其實一也勝非召傅等六人至都堂議復辟事令軍中自為一奏傅無語正彥尚以為疑勝非



曰勤王之師未來者使是間自反正耳所以招君等議蓋欲上下和同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上還宮君等置身何地正彥退立傅長吁曰獨有死耳勝非以責世修於是世修以言逼傅等不能答勝非乃使世修草奏持歸軍中諸將書名除世修工部侍郎賜金帶勝非即召學士李邴直院張守分作百官章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赦文皆具是日文武百官赴春聖宮迎請復辟駕還行宮都人夾道焚香衆情大悅詔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嗣君宜立為皇太子庚戌復年號○尋以苗傅劉正彥為淮南制置使副時勤王兵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重兵禦之韓世忠等力戰翊等敗走傅正彥遣兵援之不能進勝非命諸將集兵皇城門外知杭州康允之謂勝非不若遣人諭二兇使速引兵去是夕遂開湧金門以出遇大雨倉皇而遁世忠兵至遂擒王世修及吳湛皆戮之

### 知樞密院事

浚時年三十三國朝執政自寇準以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

朱勝

以張浚

### 非罷

勝非在相位凡三十三日至是出知洪州門下侍郎顏岐中書侍郎王孝迪右丞張澂簽書路允迪並罷

以不能止二兇之亂也

### 李邴遷左丞鄭穀遷簽書

初

兇之亂朱勝非言決日以來從官中能助朝廷者惟邴與穀如中書舍人林通刑部侍郎衛膚敏皆杜門不出乞遷邴穀以厲其餘自後凡累遷至是復有是除

### 以呂頤浩為右僕射

初勝非求去上

問誰可代者勝非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浩張浚上曰二人孰優勝勝非曰頤浩練事而浚率浚喜事而疎浚上曰俱輕浚太少

### 大赦

舉行仁宗法度錄用元祐黨籍即嘉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寬係石刻

黨人並給還元官職及合得恩澤○時以給事中召胡安國未至先上中興策十四篇其論覈實有曰凡政事綱紀莫大於賞罰而功罪是非以毀譽為本者也必要其真偽然後賞當比者敕文欲遵嘉祐德意甚美臣嘗攷嘉祐政事之大要



在於直言數聞毀譽覈實而已丁謂以姦邪為宰相矣雷允恭傳達內外擅權矣黃應和以監軍誣奏邊將矣或斥或誅或投諸四裔而獄情審克卒無冤濫是毀譽不得亂真而邪說息也寇準以忠正遭遠貶矣范仲淹以危言屢獲罪矣歐陽脩以譏斥枝人招難明之謗矣或辨明誣枉或擢升侍從或遂聞政事是毀譽不得亂真而直道行也邪說息直道行則惡人有所憚而不為善人有所恃而不恐此所以致至和嘉祐之治者也

### 以僕射同平

### 章事復參知政事

命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侍郎並改為參

知政事尚書左右丞並減罷自元豐改官制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自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宣仁后垂簾大臣覺其不便始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歷紹聖至崇寧皆不能改議者謂門下相既同進呈公事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東省之職可

廢也及是上納願浩等言始合三省為一如祖宗之故論者躓之於是願浩同平章事李邴改參知政事○胡安國上中興策有曰朝堂者萬化之源而法令之所從出也宰相者百寮之表而人才之所由進也欲知治亂存士之驗觀所用宰臣賢否則可見矣故人主所職在論相而小事因革小臣用捨有不與焉靖康之初固欲興衰撥亂建中興之業矣然攷於政化則郡縣諸路類弊益深攷於人才則守令監司曠瘠如舊者以六曹二省尚多前日之臣也六曹事壅不決而賄賂公行二省請託紛紜而紀綱大紊者以宰執重臣尚皆宣和之舊也建炎改元宜革前弊而黃潛善汪伯彥復居宰府陷害忠臣杜絕言路正塗壅塞顛倒是非變亂名實中原淪沒宗廟丘墟雖食二臣之肉何益矣今者既屏巨姦別除將相亟下赦令明告四方紹述昭陵敷求規諫只此二事自足興邦願與大臣守而勿失一由公道深鑒覆車廣招忠賢布在列位至於傾險衰亂之臣屢經世變罪惡昭著指為不祥何必曲加保護使汙朝省封植亂本乎宜取殿院馬伸彈擊



之人書名司寇而召公論所歸者寘諸通列使各薦引其類  
分布臺省不以衰亂之臣錯雜其間則諸路郡縣以次得人  
而積習亦變而歸正矣又曰臣聞為天下國家者必先知其  
職守謹擇宰臣奉若天道者人主之職招延賢俊布列中外  
者宰輔之職扶持公論消伏邪說者臺諫官之職三者各得  
其職而大經正矣陛下嗣承寶位遭值艱難戎狄侵陵勢當  
右武屢下明詔親與二三大臣專理戎旅之務此固方今所  
急然而戎事以折衝為先以斥堠為要所任為股肱心膂者  
兩府重臣而折衝之本也所信為耳目聰明者諫官御史即  
斥堠之司也不識二者已皆得其職守乎若乃弊精神勞智  
力汲汲於簿書期會決遣詞訢之間日不暇給而英俊不升  
姦佞不黜內司非其人而不知外吏曠其守而不治則宰輔  
失其職矣似聞比日中外申陳如防江利害凡百措置瑣細  
事目悉經都堂批鑿而言章所論至及一京官滯汙乞換為  
武弁者凡此類亦何足煩化筆汙白簡哉夫宰輔失其職則  
股肱墮而精神不能折衝矣臺諫失其職則視聽壅而耳目

不能為斥堠矣是戶內棄城堂上失將也尚何戎旅之可理  
乎近者既合東西兩省正宰相之權願更敕尚書細務並歸  
六曹長貳非大政事更不經由而專責宰執以進賢退不肖  
使文武各得其職為已任臺諫官凡將相有大姦惡法度有  
大利害國勢有大安危首當盡言無得緘默至於簿物細故  
勿復以聞則人主之職守亦明而精神折衝斥堠見萬里之  
外軍政亦舉矣 **上如建康府** 改江寧為建康○上之次鎮江  
東忠諫而死命守臣 **立皇子粵為皇太子○虜**  
致祭皆厚卹其家

**以我叛臣劉豫知東平府**

兼節制河南初豫據  
濟南以城降虜至是

命豫知東平以其子麟知濟南府於是虜盡  
取山東地惟濟單興仁廣濟以水阻尚存焉

**曾紆除直**

**顯謨閣章誼為郎官**

初勤王所檄至湖州守臣梁  
端會寄居官葉夢得等謀之



衆未及言主管鴻慶宮曾紆曰此逆順甚明出師無可疑者  
趣端張榜用建炎年號時賊使來取兵器紆又請繫之母令  
還至是中丞張守言紆首明大義詔除直顯謨閣而殿中侍  
御史楊庭秀亦言杭州通判章誼首叱時希孟使人知逆順  
詔擢誼為郎官

**使**

以川陝京西湖南北路為所部初上問浚以方今大計  
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別委大臣與韓世忠

鎮淮東令呂頤浩扈駕來武昌張俊劉光世從行庶與秦川  
首尾相應上許之。初群盜薛慶靳賽皆嘯聚淮上慶據高  
郵軍衆至數萬浚聞其欲歸麾下請自往招之纔渡江而賽  
降浚徑至高郵入慶壘從行者不及百人出黃榜諭之慶感  
服再拜慶欲求厚賞留浚三日而外聞不知浮言胥動真州  
守臣以聞宰執遽議罷浚仍遣王瓊提兵往平其事瓊渡江  
慶先以兵衛浚而出乃召浚赴行在浚辭曰高郵之行徒恃  
忠信雖不至如所傳聞然臣為大臣輕動損威為罪莫大詔

不允浚還上太息即日趣就職既又改高郵軍為承州仍命

慶守之上親書御製中和堂詩賜浚曰願同越勾踐焦思先

吾身卒章曰高風動

千古屬意種蠹臣

**滕康簽書樞密院事**

時張浚與呂頤

浩建議幸武昌為趨陝之計康為右諫議大夫與中丞張守

力持不可且曰東南今日根本也上擢康翰林學士翌日而

有是除康既秉政張

**張恣罷**

恣除中書舍人初入見言

浚西行之議遂格

上謂大臣曰自古人君不患無過患不能改過

耳恣諛諛如此豈可寘之從班乃落職官觀

**洪皓使**

**虜**

充通問使上遺粘罕書願

去尊號用正朔比於藩臣

**劉正彥苗傅伏誅**

忠獲正彥于浦城未幾傅

亦就擒檻送行在詔誅之

**改鑄虎符**○復西京

置江州路安



# 撫制置使

尚書省言江池饒信為江州路知州

## 六月

# 淫雨詔求言

上以陰雨不止慮下有陰謀或人怨所致

上曰宰執豈可容易去位來日可召郎官以上赴都堂言闕政○中丞張守言陛下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爾儻能應天以實不以文則安知謹告警懼非誘掖陛下以啓中興之業乎先是守為殿中侍御史嘗進修德之說疏凡三上有曰願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蓆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權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要如舜之兢業湯之危懼大禹之非惡文武之憂勤聖心不倦盛德日隆而天不助順者萬無是理也及是又申言之且曰天時人事至此極矣陛下觀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

置施設與前日未始異也俟其如維揚之變而後言之則雖斥逐大臣無救於禍漢世災異策免三公今位宰相者雖有勲績然其才可以辦一職而識不足以幹萬機願更擇文武全才海內所共推者擢任之○中書舍人季陵言臣者君之陰妻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金人累歲侵軼生靈塗炭城邑丘墟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恠惟先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耶臣觀廟堂之上無擅命之臣惟將帥之權太盛宮闈之內無女謁之私惟宦寺之習未革今將帥位高身貴家溫祿厚擁兵自衛浸成跋扈之風去年禦敵嘗遣王淵桀鷲不行改命范瓊心懷怏怏苗劉二賊乘間竊發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逮勤王之師一至錢塘拘占屋舍攘奪舟船凌轢官吏侵漁百姓恃功益驕莫敢誰何此將帥之權太盛意其有以干陽也宦寺撓權為日固久不幸維揚大臣閣於事機渡江之初得以自衛竊弄威柄有輕外朝之心上下共憤卒碎賊手亦可以戒矣比聞藍珪之流復有召命黨與相賀氣焰益張衆召僧徒廣設齋會以追薦錢塘之被害者



行路見之疑其復用莫不切齒此宦寺之習未革意其有以干陽也○吏部侍郎劉珣言北戎強大陰盛陽微故陰雨為災此群臣所共知也若乃孝悌通神明至誠動天地此陛下所宜知群臣未嘗言也今二聖遠在龍荒陛下居九重之尊享四海之奉亦嘗思其燕處之不安飲食之不時乎願陛下精禱於天詳見於事揭為臺觀以表望思時遣使人以伸所請則孝悌之道至矣陛下有仁聖之資而二三執政專為蔽塞使不外見夷狄已和而背之盜賊已降而殺之詔令徒文具而無其實實之不至何以能格願取建炎以來所下詔令參稽而行則至誠之道著矣此感人心銷天變召和氣之大者也上

### 罷王安石配饗

司勳郎趙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肆為紛更祖宗之法掃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寧初蔡京託名紹述盡祖宗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猶配饗廟庭而京之黨未族臣謂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何以收人心而召和氣哉上納其言遂罷安石配饗神宗廟庭靖康初廷臣已有此請爭議紛然至

是始 **罷賞功司** 以其事 **錄忠義後** ○下罪已

**詔** 以四事自責一曰昧經邦之遠圖二曰昧戡難之大略

論天下使知 **袁植罷** 時為右司諫初植請再貶汪伯彥

朕悔過之意 而誅黃潛善及失守者摧邦彥朱

琳等九人上曰渡江之役朕方念咎責已豈可盡歸罪大臣

植乃朕親擢雖敢言至導朕以殺人此非美事呂頤浩曰聖

朝弼臣罪雖大止貶嶺外故盛德可以祈天永命植發此念

已傷和氣滕康曰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乃下詔畧曰朕親擢袁植置之諫垣意其補過拾遺以救闕失而植供職以來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宜戒可出知池州明日康見上曰大哉王言太祖以來未嘗戮大臣國祚久長過於兩漢者此也未幾潛善卒于梅州○越明年六月以潘良貴為湖南提刑上因謂輔臣曰良貴頃為諫官與袁植皆勸朕誅殺祖宗以來未嘗戮近臣故好生之德信於天下若此必失人



心趙鼎曰諫諍之職尤不當以此導人主也

**以呂祉為右正言**

社上疏論致治

之要以聰明為本大略謂善持養之則聰日聰視日明利及天下而生靈皆蒙其福不善持養則聰日不聰明日不明害及天下而生靈皆受其禍所以為堯舜為文武為桀紂為幽厲者皆由是也持養之道要在有益於聰明者為之勿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有損於聰明者去之勿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

**虜陷磁單等州**

磁州守將蘇珪降○尋陷單州○陷興仁府○陷南京

**秋**

**七月韓世忠加兩鎮節度**

賞平苗劉之功也且御書忠勇二字表其旂幟

又封其妻梁氏為和國夫人給內中俸以寵之將臣兼兩鎮功臣妻給俸並始此

**王庭秀罷**

自殿

中侍御史出知筠州以論呂頤浩除擬不公故有是命○初中丞張守亦以論頤浩難專任張浚不宜西去遷禮部侍郎

於是右正言呂祉奏曰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願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置身無過之地如或不悛黜之何惜

**以胡舜陟為淮西**

**制置使**

時舜陟知廬州請身守江北之地以護行在且言今淮南群盜大者數萬小者數千欲以本州鄉兵

將兵及所降劉文舜之眾共二萬人仍更招群盜須數萬結之以恩御之以威足以捍虜若其養兵之物與夫屯泊訓練戰陳之方則俟面奏上壯其言故有是命

**皇太子粵薨**

謚元懿年三歲

**鄭穀薨**

穀任簽書才百日卒上慘然謂宰執曰穀論事豈易得昨喪元子朕雖動懷然聞穀亡尤悼之

**以王絢**

**參知政事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

望不加職絢不進官

呂頤浩失之也後四日乃進絢中大夫望除端明殿學士詔絢密奏川陝重地張浚不可專任宜求同德之人協贊之



# 諫院勿隸後省

別置局許與兩省官相見元豐初用唐制置諫官八員分左右隸兩省至

是始復之如**范瓊**伏誅

初虜寇京東命瓊禦之瓊領兵轉入江西至是召入見不

肯釋兵且乞除殿前司職事張浚奏瓊大逆不道罪惡貫盈上以其事付浚浚退與樞密院檢詳劉子羽謀夜鎖吏於浚府中使作文字皆備偽遣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它盜者因召俊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計事俊將其衆甲以來瓊從兵滿堦意象自若食已願浩等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遽取寫勅黃紙詣前麾下曰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浚數瓊罪瓊貽愕遂以俊兵擁縛付大理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罪狀且曰所誅止瓊耳若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於是

## 崔縱使虜

時粘罕自東平還雲

## 張浚發行在

賜度僧牒

二萬紫衣師號五千為軍費時劉錫趙哲皆在浚軍浚辟劉子羽傳虜馮康國王彥何佯甄援與俱康國將行往別臺諫趙鼎謂之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陝半天下之責自邊事外悉當奏稟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浚至襄陽留二十餘日召帥守監司令預備儲峙以待上西幸時程千秋王擇仁之軍咸在及諸盜之來降者凡數萬人浚謂襄陽乃衿喉之地因薦千秋為京西制置假以便宜許之久任自屬郡守貳以下皆得誅賞又以曲端在陝西屢嘗挫虜欲仗其威聲乃辟端充本司都統制端登壇將士歡聲如雷初朝廷以端欲殺王庶疑其有反心乃以御營使司提舉官召之端疑不行議者喧言端反浚入辭獨以百口保之○浚尋至漢中上奏曰竊見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謹於興元積粟理財以待巡幸願陛下早為西行之計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計斯可定矣○浚初至漢中問諸將以大舉之策王彥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有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



且屯兵利閩興洋以固根本若敵人侵犯則檄諸將帥互為應援以禦敵若不捷亦未至為大失也時浚之幕客皆輕銳聞彥之言相視而笑彥以言不行即求去浚因以彥為利路鈐轄

### 詔奉隆祐皇太后

### 如南昌

百司非軍旅之事悉從命參政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簽書滕康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未幾邴

以與呂頤浩不合求去遂命康權知劉珪權同知凡常程有格法事及四方奏讞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屬皆隸焉御史陳戩一負揚惟忠將衛兵萬人從行○舟過南康落星寺六軍及後宮舟漂覆者十數惟太后舟無虞○時洪皓等未至雲中兀木請犯江浙粘罕許之上以金虜將入寇而有是詔詔畧曰朕念邊隅震擾國制捨攘因時變通隨事參酌合三省樞密之任總百司庶府之繁爰命近臣以司厥職若征伐財用賞罰選任等事悉屬行營

### 以上官

### 悟權京城留守

初杜充既去留守判官程昌萬以無糧不可留引所部還蔡副留守郭仲荀亦

引餘兵歸行在悟遂以京畿轉運權留守仲荀既行都人從之來者以萬數離京城數日始得穀食自此京城東者遂絕矣悟權留守令不復行留守司名有而已

### 杜時亮使虜

朝議以為虜師且至而洪皓崔

縱未得前乃命持書遺金主晟請和且致書粘罕略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認認然惟真閣下之見哀而赦已故前者連奉書煩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且命呂頤浩以書遺劉豫俾其為面陳朝廷密意

### 八月閏

### 月詔議駐蹕地

始張浚建武昌之議呂頤浩是之有成說矣浚行未幾江浙士大夫搖動

願浩遂變初議是日召隨駕百官及諸統制赴都堂至晚以二十五封進入大率皆言岳鄂道遠餽餉難繼又慮上駕一動則江北群盜乘虛過江東南非我有矣翌日輔臣入對上猶未觀謂願浩曰但恐封事中趣向不一昔真宗澶淵之役



陳克叟蜀人則欲幸蜀王欽若南人則欲幸金陵惟寇準決策親征人臣若不以家謀專為國計則無不安利矣願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但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豈可無宰相周望曰臣觀程興李彥仙輩以潰卒群盜猶能與全賊對壘拒守陝洛臣等備位宰執若不能死戰以守異日何顏見彥仙輩臣實耻之上曰張守入對言不如留杜充建康不可過江願浩曰臣與王絢周望韓世忠議本自如此上曰善遂決吳越之行於是命諸將分守以呂頤浩杜充為左右僕

### 射尋命充兼江淮宣撫守建康

初願浩張浚薦充遂除同知樞

密院事欲命總兵防淮至是除充右僕射尋命兼江淮宣撫使領行營之眾數萬以節制諸將

### 上發建

### 康如浙西

詔升杭州為臨安府先命奉太廟藝祖以下九室神御如臨安尋遣戶部侍郎葉份按視

頓逆張俊辛企宗從行。初太白犯前星次逼明堂終一舍上心甚懼至是稍北復歸黃道上語宰執曰天之愛君猶父之於子見其過告戒之及懼而改則益愛之王絢曰今夜必益遠既而果然。以韓世忠為浙西制置守鎮江劉光世為江東宣撫守太平州及池州辛企宗守吳江陳思恭守福山王瓊守常州光世世忠各持重兵畏杜充嚴峻論說紛紜光世又上書言受充節制有不可者六上怒趣令過江且詔毋納光世殿門光世皇恐受命上喜賜以銀合湯藥江浙人皆倚充為重而充日事誅殺無制御之方識者為之寒心焉。上次平江謀報金人將由海道以窺江浙乃命劉光世兼節制圖山等處呂頤浩請自平江督諸將拒戰上以頤浩未可去行在乃命周望為兩浙宣撫守平江。張浚屢薦胡安國可大用再給事中召之且賜其子起居即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速來安國以建康東南都會上既在此而眷待如此翻然欲入朝行次池州間幸吳越遂具奏引疾而還。安國因置書呂頤浩略曰夫嘉祐政事之大要本於愛民始於審



謀成於果斷置寬恤司詔均田稅募耕唐鄧廢田收諸坊監  
及牧馬餘田賦貧民籍戶絕田租置廣惠倉出百萬緡賜諸  
路常平為糴本弛江淮茶禁通商收稅罷提點刑獄武臣守  
令治有善政者使久其任凡此數端事方經始必博采衆謀  
詳究利害立為條約委曲周盡故議成而奉朝不異令行而  
所至奉行久而弊端不見至於軍政脩明戎行輯睦六軍聳  
聽而驕惰革戎狄震攝而暴橫消則其政事本於愛民審謀  
能斷之明驗也夫審謀而不斷罔克有成果斷而不減必貽  
後悔惟深究嘉祐政事本末專務愛民凡新舊法度與增添  
創置一切擾民之事置司討論參稽衆謀窮極利病而後罷  
行則政事可立民心可安  
軍旅可強讎耻可雪矣  
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 ○胡寅請罷絕和議

寅時為起居郎上疏曰臣伏  
給遂有移蹕之意右顧岳鄂左趨吳越安危利害下訪羣臣  
臣聞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今臣所陳不免

追咎既往者蓋謂建炎已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復  
收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故也一昨  
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二帝既遷則  
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珥戴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  
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  
淮海偷安歲月虜兵深入陝右遠破京西漫不治軍略無扞  
禦盜賊橫潰莫之誰何無辜元元百萬塗地怨氣上格日昏  
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製造文物糜費不貲猥於城  
中講行郊報朝廷動色相謂中興虜騎乘虛直擣行在匹馬  
南渡狼狽不堪淮甸之間又復流血逮及反正寶位移蹕建  
康不為久圖百度頽弛淮南宣撫卒不遣行自畫大江輕失  
形勢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如出一口存亡之決近  
在目前凡此節次十餘條皆所謂舉措失人心之大者也又  
曰自古中興之君莫不任賢使能修政事治軍旅而其奮發  
刻厲期於必成者則又本於憤耻恨怒之意不能報怨終不  
苟已所以光復舊物各稱賢君未有乘衰微缺絕之後竊竊



焉因陋以爲榮施焉苟且以爲安而能以長無禍者也爲  
陛下計當如何而黃潛善汪伯彥顏岐顧以乳媪護赤子之  
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  
自重愛也曾不知太祖勤勞取天下列聖兢兢業嗣守不敢墜  
失今也宗廟爲草莽堙之陵闕爲畚鍤驚之堂堂中華戎馬  
生之赫赫帝圖盜賊營之本初嗣服旣不爲迎二帝之策因  
循遠狩又不爲守中國之謀以至於今德義不孚而號令不  
行刑罰不威而爵賞不勸巡幸所至民以淮甸爲戒駐蹕所  
在人以虜至爲憂東南之州郡幾何翠華之省方無已若不  
更輟以救垂亡則陛下永負孝弟之德常有父兄之責人心  
已去天命難恃雖欲羈柙山海跋履崎嶇臣恐非所以爲自  
全之計也爲今之策願陛下一切反前失而已則必下詔曰  
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諂而不悟其非巡守東南出於僥倖  
之心而不虞其禍經涉變故僅免死亡蓋上天警戒於眇躬  
俾大宋不失於舊物金賊以小狄猖獗薰汗中華逆天亂倫  
扶立僭僞用夷變夏俾臣作君朕義不戴天志思雪耻父兄

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  
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陣按行淮甸  
上及荆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景  
從天下武勇之夫必響應而颺起陛下凡所欲爲孰不如志  
其爲利害豈與退保吳越日就滅亡同年而語哉又曰爲陛  
下畫中興之策莫大於罷和議蓋和之所以可講者兩地用  
兵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故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  
而其議則出於耿南仲何也淵聖皇帝在東宮當宣和季年  
王黼欲搖動者屢矣南仲爲東宮官計無所出則歸依右丞  
李邦彥邦彥其時方被寵眷又陰爲他日之計每因王黼讒  
諸頗曾解紛亦緣上皇仁慈本無移易太子之意也旣而淵  
聖嗣極迤遷前朝大臣而邦彥爲次相金賊遽至城下遂獻  
和議而南仲以宮傳之重方奉椒房出奔聞六飛堅守至陳  
留而返自愧其失因附邦彥而沮神師道擊賊之謀於是覆  
邦之患滋蔓而起分朋植黨必欲自勝主戰伐者李綱神師  
道兩人而已幾會一去國論紛然中制河東之師必使陷沒



以伸和議之必信二帝遠去宗族盡徙中原塗炭至今益甚者本緣南仲王持邦彥以報私恩不為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合根株膠結寧誤趙氏不負耿門之所為也又曰若以為強弱之勢絕不相侔縱使向前萬不能抗則自古徒步奮臂無尺寸之地而爭帝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罷絕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圍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斷而行之堅確不變庶幾貪狄知我有含怒必鬪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不然則今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二帝飾子女則孰多於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孰加於異意之宰輔深思遠慮反復計之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昔北狄至澶州王欽若陳堯佐請幸吳蜀惟寇準勸親征及成功之後欽若等羞恨無以藉口則撼真宗曰當是時寇準亦豈有好計但是熱血相沃譬如博錢以陛下為孤注耳使人君不明則欽若之言為愛君而寇準之功為幸勝又曰事有緩急治有先後既定議講武則其餘庶常有日力

不暇給者當置行臺以區處之今典章文物一切掃地百司庶府殆為虛設其必不可闕者惟吏部戶部為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慎擇監司而付之則吏部銓事亦復減省不過置侍郎一員即官兩員胥吏三十人則所謂磨勘章封叙奏薦常程之事可按而奪矣戶部所以治天下財賦也今四方供貢久不入于王府往往為州郡以軍興便宜截用經常一壞未易復理竊現行在支費每月無慮八十萬惟以擁貨鹽利為無窮之源耳故臣謂宜置行宮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太后六宮百司以耆哲諳練大臣總臺諫守成法從事即吏而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以為營衛命戶部計費調度以給之陛下奉廟社之主提兵按行廣治軍旅周旋彼此不為宸居惟是侍從臣寮帥臣監司要害守牧則當加意以時進退其賢不肖功罪之著明者而餽餉之權自宜專責宰相而選委發運以佐行於下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加以歲月量入為出何患無財所謂宰相之任代天理物扶顛持危其責甚重非特早



朝晚見坐政事堂弊弊然於文具無益之未移那闕次以處親舊濟其私欲而已也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躬率而不變之者則在陛下務實効去虛文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修誓戮大慙不為退計者乃孝弟之實也遺使乞和廣捐金幣不耻卑辱冀幸萬一者為孝弟之虛文也屈已致誠以未天下之士博訪策略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則不能由之或因苟賤求進之人遂乃例輕天下之士姑為禮貌外示美名者為求賢之虛文也听受忠鯁不憚拂逆非止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和顏稱善泛受其說合意則喜之不合則置之官爵所加人不以勸或內惡其切直而用它事遷徙其人者為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材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庸奴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於賊與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听其妄誕張大之語望

其朴實用命之功者為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在所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大抵如周顯德年中世宗命我太祖之意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首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今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推恐一夫变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為治軍之虛文也慎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惠忠智之人使久於其官懲革弊政痛刈姦賊以除民害雖軍旅騷動盜賊未平必使寬卹之政實被於民固結百姓將離之心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詔音出於上虐吏沮於下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贍軍則厚裒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于涉軍須之具日日征求物物取辦因緣姦弊民已不堪乃復蠲其稅租載之赦令實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為愛民之虛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



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為天子之實也陵  
廟荒地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為肉為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  
間陛下戴黃屋建幄殿質明輦出房帷尾金鑪夾侍兩陛下  
馬衛兵儼分儀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  
臣卑卑而前措笏出奏司晨唱辰正則駕入而伏出矣以此  
度日而國勢益卑彼粘罕者晝夜厲兵跨河越岱電掃中土  
遂有吞吸江湖蹂躪衡霍之意吾方挾持虛器茫茫然未知  
所之此則為天子之虛文也又曰今宿衛單弱國威銷挫臣  
嘗言乞於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四川二廣抽揀禁軍貢  
發充御營正兵增厚其月廩精加訓閱陛下自將之天子之  
軍既強則中國之變自弭又曰東南之卒既起則又命福建  
團結鎗杖建汀南劔邵武四郡可得二萬人各擇其土豪使  
部督之以俟興發命兩浙募水手并起諸州撩湖捍海等兵  
盡付水軍江東西湖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閑田給養人得一  
頃正稅之外科項一切與免命廣西及辰沅鼎靖於見教峒  
丁中簡其精銳分番起之屯戍襄漢以京西淮南荒廢無主

之田為屯田招集兩河山東諸路流徙之人略依古法均節  
之擇強壯者訓習武藝使且耕且戰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  
之事肯自奮者因以任使凡此數條陛下試使執政大臣委  
弃簿書細故勿設他說以相論駁日夜圖回擇人而為之必  
見績狀於是時而兵不強敵不畏盜不息然後可以歸之天  
命無所復為矣不然是自棄也陛下苟有自棄之心而欲於  
目前三四庸將數萬潰卒中求為父安三尺童子亦知其不  
能矣又曰自古圖王霸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而  
非建都之謂也陛下家世都汴舍汴何都焉今欲用關中而  
制山東則力未能至按南渡六朝之遺迹則舍建康不可雖  
然欲謀進取則非堅坐不動之所能必觀進取形勢之便用  
之而圖成臣切謂惟荆襄為勝誠能屯唐鄧襄漢之田以養  
新兵出廣西武陵峒丁并施黔獠軍築堅壘列守漢上阻以  
水軍經以正軍緯以弓手民軍牽制江黃呼吸廬壽則進取  
之基立然後陝西聲氣血脉通達而騎卒可至川廣之富皆  
猶外府易以拱把其比於漂泊大江之南棲伏東海之濱險



易利害相去遠矣建康固是六朝舊都甘守偏隅迂延國祚  
亦何不可臣獨以為不可焉蓋為陛下之責與晉元帝不同  
故也陛下之父元在虜中國無恙穹廬垂帳臭惡雜聚其不  
服飲食居處動靜豈得比中國民庶中人之奉哉其聞陛下  
崩登寶位也必日夕南望白吾有子弟為中國帝王吾之歸  
庶有日乎痛惟愁荒屈辱之中發此念為此言于今三年日  
迫日切而獻謀者方欲導陛下南狩日遠日忘遂無復國之  
心別求建都之所此臣所深不喻也今河北河東之民知朝  
廷不復顧思已甘心左衽山東西淮甸之民猶冀陛下未  
忍遽棄若更遲延歲月無以及之則怨恨陛下而為敵國者  
所至皆然亦何必粘罕耶臣願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充分部  
諸將過江廣斥埃治盜賊自以精兵二三萬為輿衛於穩密  
州郡速致營屋以安存其所謂老小者陛下提此兵渡江而  
北緩轡而上遣使巡問父老撫綏挺刃之餘民至于荆襄規  
模措置為根本之地猶漢高之於關中光武之於河內雖規  
歷往來征伐四出而所固守必爭而易失者以荆襄為重誠

能堅忍聳厲坐薪嘗膽悠久為之而不能濟則書傳所載周  
宣王漢光武之事皆為妄言以欺後世無足信矣又曰帝王  
為治之道博睦宗族強本弱枝所以鞏固基圖紹延佑命原  
其用心蓋以天下為公而不以為私分也今陛下之族北去  
者衆矣所幸免亦幾何而黃潛善鄭穀謂陛下以支子入繼  
又不緣傳付之命國步未夷恐肺腑之間不無非望之冀恫  
疑虛唱以恐動宸心故自南都以至維揚誅竄之刑疑忌之  
意相尋繼見雖其罪戾或自貽戚然亦恐未必盡出於治親  
齊家之美意今宜於同姓中不問親疎選擇賢材布之中外  
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衆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  
其有克敵戡難之功者宜漸為茅土之制星羅而棊列以慰  
祖宗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綫之緒使讎虜知趙氏之居中  
國者尚此其衆既失而復得者非獨陛下一人而已則其撲  
炎火之橫心立異姓之逆謀庶其少息乎又曰夫創業垂統  
之君必立紀綱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綱紀以法祖  
宗綱紀有則存綱紀亡則亡所繫如此夫一君子進袞小人



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矣勢不兩立而於君子爲難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敬之小人方新而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陛下欲求君子而用之君子未得而已試無堪敗事顯著之小人稍稍類聚混然雜進其黨必禁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捨盡輸之夷狄耶將以汲引豪傑延致英雄而標的如此是猶却行而求前北轅而適越爾夫以賢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賢此熙寧已後陛下之家戒矧當今日否塞之氣充物於中原陰長之滋勃興於夷虜非得希世異材上下內外迭任交用恭何由復而否何由傾乎此綱紀國家之一事也又曰右文左武者有國不易之道漢高祖用韓信彭越不以加

於蕭曹光武用賈復耿弇不以加於鄧禹唐太宗用李靖李勣不以加於房杜蜀先主用關羽張飛不以加於諸葛孔明非獨其禮文等降不同其誠心所以待遇之亦異今儒李衰息未有巨賢碩德屹乎朝廷以收運籌指縱之功陛下所深恃以爲心膂爪牙者惟三四庸將耳夫此數人者以近時論之曾不足以當種師道之廝役况望古昔名將乎而偃蹇厖然當負重寄使平寇盜尚或未能豈敢冀其向虜賊發一矢也自愧無以塞責則大言詭論以上欺睿聽慢辭倨禮以下視朝士謂今日禍亂皆文臣所致耳敵人方強不可與爭鋒必退避自保乘時而動又不鈐勒其衆動則潰潰則盜盜則招招則官反覆循環無有窮已其爲國家之害豈文臣所敢望哉切聞陛下推心撫之失於太厚出入內禁不以時節小人不知義理習於所熟以謂君臣上下猶朋輩然恃憑威靈無有紀極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恥者鮮矣臣願陛下委大臣以腹心待近臣以禮貌常使南衙朝士氣勢重於此曹天下抱才自愛之人必願立於左右緩急之際



必有能為陛下竭忠盡節不愧古人者矣臣參奉內朝班級之後欲求近臣如汲黯之流氣折淮南尚未多得羸驅弊輿惴惴然於長戟犬馬之中卒伍賤人皆得以惡聲誰何之不敢正色忤視少拂其勢從臣如此况其下者乎唐制監察御史秩七品衣綠至卑也然銜命出使則節度使其橐鞬郊迎本朝沿此意即官出使則序位在轉運使之上凡此蓋欲尊重天朝習民於上下之分也故事宰相坐待漏院三衙管軍於簾外倒杖聲喏而過呂夷簡為相日有管軍忽遇於殿廊年老皇遽不及降階而揖非有悖戾之罪也夷簡上疏求去以為輕及朝廷其人以此廢斥蓋分守之嚴如此今見其分庭抗禮矣推此類非一日長不已陛下不為之別異表著是自削堂陛無復等威亦將何所不至哉此綱紀國家之二事也又曰治天下者必取篤實躬行之士而舍浮華輕薄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風俗本朝自熙寧以前皆守此道至王安石習其習既同于今五十年士以空言相高而不適於實用以行

事為粗迹曰不足道也其或蹈規矩守廉隅稍異於衆則羣嘲而族笑之以為異類紛紛肆行以至敗國二帝屈辱拜莽擅朝以謂是適然耳伏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為害也夫欲變風移俗惟係上所好惡韓琦富弼在朝文武兩班升朝官以上即不許自陳磨勘皆聽檢舉所以養勸廉耻恢張四維故當時人知自重風俗忠厚至今乃有身為從官而自陳磨勘乞覃恩轉官不以為耻者矣推而上之見利必忘義貪得必患失遺其親後其君背叛篡奪便可馴致此明君之所甚畏而深戒者也今萬化之原本於陛下苟力行孝弟則天下之忠順者來矣好賢遠佞則天下之名節者出矣賞清白則貪汙者屏矣崇行義則奔競者息矣旌能實則謬誕者懲矣貴忠厚則殘刻者遠矣至於文辭之麗言語之工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誠不宜任用以為浮薄之勸也靖康二年著作郎顏博文佞諛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及為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肸之召本為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博文近世所謂能文之



士也其操術反覆如此故廉耻道消四維大壞則社稷隨之  
陛下何利焉此綱紀國家之三事也又曰法度者所以出號令之  
下之具號令者所以行法度之幾而信義者所以出號令之  
實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人重信至於易死  
疑若太過鄙夫陋儒以智詐譎詭為術者必忽此言然真宗  
澶州與契丹結盟契丹守之百有二十年不敢先動宣和宰  
相王黼一旦敗盟舉兵結遠夷伐與國取景德誓書還之天  
章閣天地鬼神所臨重誓自我背之遂使虜人得以藉口夫  
金賊何憾於我哉皆契丹基之假手借兵報滅國之怨耳失  
信之禍乃至於此孔子之言良不為過而近日以來朝廷失  
信於民尤甚臣不能編舉其目但如所謂前降指揮更不施  
行如所謂已差下人別與差遣此等奏語必日聞於冕旒之  
側矣陛下何惜不勅大臣俾審熟思慮而直為此反汗之失  
以欺駭四海之聽乎今外州郡專制不稟朝命者漸多有之  
所恃以指揮役使惟在號令出之不審則輕守之不固則疑  
輕而且疑則制命之權不在陛下矣承受既數奉行實難不

曰略與應破指揮則謂不晚必又更改近在朝廷尚有此風  
遠而四方從可知矣陛下縱有真賢實能付之民社仁政惠  
澤播之黔黎以是之故何繇責其功效百姓雖愚然習於知  
見必謂朝廷之令率皆誑我是心一萌姦雄得以誘之矣此  
綱紀國家之四事也又曰郡守縣令者親民之官監司者統  
臨州縣之長天下之治起於一縣縣治則州治州無不治則天  
下治矣明主必慎擇居此之人既得其人必久任之以其功  
罪之實而施賞罰焉近日以來朝廷移易郡守監司無月無  
之殆不可勝紀東南路分不過十數何為紛紛如此陛下宜  
察其故矣謂其不才而罷之耶則曷若考慎於未命之前也  
顧恐未必然特出於用事者之私意耳民力已困財用已竭  
潰兵劇賊彷徨乎其間戎務軍須交制乎其上帝朝廷憂勞嘆  
息而未能救尚忍不為擇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以撫綏之乎此  
綱紀國家之五事也又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以為今日難於  
前日安知後日不又難於今日乎往者雖不可復追不當謂不  
可為者而遂已也今年之春雷電大震白虹貫日中有黑子錢



塘之禍實先示象陛下出於屯難責身怨艾親近書史引對多  
士減徹玩奸躬親庶政亦非復維揚之比臣民其知不可誣矣  
然任至重者力必強責至大者憂必深天下萬姓以二帝之故  
所望陛下者非止如是而已也廼閏月金犯大火芒怒赫然九  
月朔旦日有食之車駕復有思患預防之行明堂遂虛陽德大  
弱錢塘受辱之也

第一行郵置造深

造字疑誤

志威權日削無可瞻望投戈四起孰能止之惟有臣區區之  
言理明事順思迎父兄誓報讎虜奮志強厲有進無退庶足  
以感發軍情率先將佐於危絕之中求生存之道此非怯懦  
畏避之所能濟也今粘罕之強未如秦其得罪於中國無人  
不怨則有甚於始皇之於六國也東南形勢控帶江山兼有  
吳楚之地坤維嶺海提封自如非如湯以七十里而起也而  
乞憐偷生之勢乃甚於楚之為秦役此臣所以日夜憤懣為  
陛下痛惜而傷大臣之過計也昔宗澤留守京師一老從官

耳猶能致誠鼓動羣賊北連懷衛之民誓與同迎二帝皆相  
聽許尅期密應者無慮數千萬人不幸為黃潛善所惡千方  
沮抑憤悒而死其志不就群臣亦無敢以澤所謀達于宸聽  
者以此知人心未厭二帝之德何況陛下身為子弟責孰加  
焉誠欲北向而有為臣將見鋤耨慘於長鍛奮臂威於甲兵  
舉四海惟陛下之用決不為失策惟在陛下斷與不斷為與  
不為耳五路事宜張浚已行措置今能使淮南荆襄肘臂相  
應山東合從則虜人所守者數千里之地兵分勢合批穴擣  
虛攻其不備多方以誤之不厭不退以十年為期陛下必能  
掃除妖氛一清天步修上京之廟貌拜鞏維之神臯遠迓父  
兄歸安鳳闕再新儀物永固皇圖巍然南面稱宋中興其與  
惕息退藏蹈危負耻豈不天地相絕哉疏入呂頤浩惡其切  
直罷

張邵使虜

充通問使邵自楚州渡淮即逢虜軍遂  
見撻辣於昌邑秦檜在焉撻辣責邵拜

禮邵不從  
盜李成殺知泗州耿堅以成知州



塘之禍實先示象陛下出於屯難責身怨艾親近書史引對多  
士減徹玩奸躬親庶政亦非復維揚之比臣民其知不可誣矣  
然任至重者力必強責至大者憂必深天下萬姓以二帝之故  
所望陛下者非止如是而已也廼閏月金犯大火芒怒赫然九  
月朔旦日有食之車駕復有思患預防之行明堂遂虛陽德大  
弱錢塘受辱之地豈可再枉六飛縣名拍人漢祖不宿若趨  
會稽幸三衢則地形窮僻危衛益勞貢賦不通財用益窘道  
路艱阻朝覲益稀郵置迺深命益隔人知陛下無興復之  
志威權日削無可瞻望投戈四起孰能止之惟有臣區區之  
言理明事順思迎父兄誓報讎勇奮志強厲有進無退庶足  
以感發軍情率先將佐於危絕之中求生存之道此非怯懦  
畏避之所能濟也今粘罕之強未如秦其得罪於中國無人  
不怨則有甚於始皇之於六國也東南形勢控帶江山兼有  
吳楚之地坤維嶺海提封自如非如湯以土十里而起也而  
乞憐偷生之勢乃甚於楚之爲秦役此臣所以日夜憤懣爲  
陛下痛惜而傷大臣之過計也昔宗澤留守京師一老從官

耳猶能致誠鼓動羣賊北連懷衛之民誓與同迎二帝皆相  
聽許尅期密應者無慮數千萬人不幸爲黃潛善所惡百方  
沮抑憤悒而死其志不就群臣亦無敢以澤所謀達于宸聽  
者以此知人心未厭二帝之德何況陛下身爲子弟責孰加  
焉誠欲北向而有爲臣將見鋤耨慘於長鍛奮臂威於甲兵  
舉四海惟陛下之用決不爲失策惟在陛下斷與不斷爲與  
不爲耳五路事宜張浚已行措置今能使淮南荆襄肘臂相  
應山東合從則虜人所守者數千里之地兵分勢合批穴擣  
虛攻其不備多方以誤之不厭不退以十年爲期陛下必能  
掃除妖氛一清天步修上京之廟貌拜鞏維之神臯遠迓父  
兄歸安鳳闕再新儀物永固皇圖巍然南面稱宋中興其與  
惕息退藏蹈危負耻豈不天地相絕哉疏入呂頤浩惡其切  
直罷張邵使虜充通問使邵自楚州渡淮即逢虜軍遂  
禮邵不從盜李成殺知泗州耿堅以成知州  
怒拘之



事

成殺堅據其城舉兵擾淮北上降詔撫諭以成知州事仍賜緡萬匹。成尋攻陷滁州執守臣向子伋及官屬

殺高麗遣使入貢

詔止之略曰比年多故強敵稱兵如行使之果來恐有司之不戒俟

休邊警當問聘期

虜陷永興軍

婁宿陷長安帥臣郭琰遁

以趙鼎為

殿中侍御史

中丞范宗尹一日因奏事言趙鼎由司諫遷殿中非故事上曰朕除言官即置一簿

攷其所言多寡此祖宗舊制外廷未必知也鼎所言四十事已行三十六事遂有是除。鼎為右司諫嘗上疏曰天下有公論不可以力制不可以私勝由堯舜周孔以迄于今如權衡之設黑白之辨自一人之善惡至朝廷之賞罰一付于此則天下治矣國家陵遲衰弱之漸人皆謂夷狄之為患其亦知有以致之乎以善惡是非之倒置公論久鬱而不明也其未遠矣固宜痛心疾首亟變而力新之如拯焚拯溺惟恐不及如去惡草絕其本根使風教純一物情和會則人之所欲

天必從之悔禍於我其或縉紳之間猶昧於此或徂於術業之異或牽於恩舊之私陰有所懷巧為沮遏忘乎大公至正之道而甘心於亡國喪家之術亦其人之不幸歟非特其人之不幸也宗廟社稷生民之不幸也靖康之初發蔡京之罪錄黨籍之家而議者則曰今邊事未息軍政不修忽而不省乃復為此不急之務建炎之初辨宣仁之謗復詞賦之科而議者又曰今二聖未還兩河未復置而不問乃復舉此迂闊之議其言一行姦計潛發遂使上皇引咎哀痛之詔半為空文淵聖紹復祖宗之言迄無成功噫太平之治須太平而後為之抑亦為之而後至耶苟惑於其說如前所云則天下之事無時而可為雖善惡是非之鬱於公論者亦不得而措詞矣必欲厭伏人望得其歡心不亦難哉唐憲宗用皇甫鎛程異為相裴度論之曰可惜者淮西盪定河朔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洪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但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德宗當耒天之難詔問陸贄一時急務何者切直贊對以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况當變故動搖之時危疑



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此誠當今之急務也以裴度陸贄之才非不知高城深池堅甲利兵與夫折衝制勝禦侮防患之策而納忠於君者其言如此誠知弭亂之本歟陛下紹膺大統適茲多艱欲大有為必知其要念憲宗中興之業在處置之得宜察陸贄理亂之言在人心之向背凡祖宗之法復而未盡崇觀之患染而未除以至進退賞罰苟當於人心而合乎公論雖流離顛沛而因革可否不可一日而廢惟公論著善惡明輿議收歸士風丕變則慕德向化心悅而誠服之矣寧謂已往之事無益於今耶若夫積粟練兵之計攻守竒正之謀當責之有司而朝廷之上朝夕之所講明者正宜在此惟陛下不以疎闊而忽之

### 虜分我

河北河東為四路分河間真定二府為河北東西兩路去中山慶源信德隆德有魏皆復舊州名自餘軍壘亦多改焉。虜一令禁民漢服及削髮不如式者皆死故真定帥

李邈時陷虜自祝髮為浮屠虜大怒命擊殺之邈將死顏色不變謂行刑者曰願容我辭南朝皇帝拜訖端坐就戮燕山之人皆為之流涕秦檜後言於朝贈官謚忠壯

### 冬十月虜圍蔡州守臣陳

### 昌寓敗之○上至臨安詔如浙東○虜分

### 道寇江

先是犯萊州張成以城降犯密州李達吳順以城降遂分兩道一自滁和犯江東一自蘄黃犯江西。陷滁州。陷壽春府官吏以城降。陷廬州帥臣李會降遂以偽檄抵濠州權守張宗望降。陷和州守臣李鑄降。陷無為軍守臣李知幾遁。歷陽丞王之道率遺民固守山寨。陷真州守臣向子志遁。陷黃州守臣趙令晟罵賊而死遂自黃州濟江劉光世時在江州日惟置酒高會比寇至以為蘄黃小盜遣統制王德拒之于興國軍始知為虜至遂遁虜自大冶縣徑趨洪州帥臣王子獻遁攝守李積中以城降。陷臨江守臣吳將之遁。陷吉州守臣楊淵遁。陷撫



州守臣王仲山降。陷袁州守臣王仲蕤降。仲山珪子仲蕤仲山兄也。○尋屠洪州分寧令陳敏識斬虜使聚眾拒守虜引張浚承制以趙開為隨軍轉運。浚知開有心

開開言蜀民已困惟推利尚有贏餘而貪猾認以為已私惟不卹怨詈斷而行之庶救一時之急浚以為然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賣供給酒即舊撲賣坊場所置隔槽聽民以米赴官自釀每一斛輸錢三千頭子錢二十二多寡不限數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夔路舊無酒禁開始摧之舊四川酒課歲為錢一百四十萬緡自是遞增至六百九千餘萬緡。先是同州既陷河東經制使王瓌軍潰亂不能整乃率眾由金商西入蜀利路提刑張上行迎瓌屯興元府且供其衣糧時叛賊史斌僭號興州將攻興元瓌遣其部將拒之復興州既而瓌留屯久軍餉不繼開時為成都府路轉運乃率兩川民間助軍錢以佐之又以便宜截用遞歲應輸陝西何東三路綱川陝屯西兵始此。○開尋變蜀鹽法盡摧之政

大觀法置合同場收引稅錢與茶法大抵相類而嚴密過之初成都潼川利州路十七軍州鹽井戶自元豐間歲輸課利錢銀緡總為直八十萬緡比軍興所輸已增數倍及開變法始令輸引錢及增添貼納等錢蜀中鹽課最盛者莫如簡州舊州課利錢纔千三百緡縮千九百匹銀百兩引法初行歲課至四十八萬餘緡它州倣此自是歲益增加合三路所輸至四百餘萬緡而夔路十三州及隆榮邛岷諸州官煎者不與焉。○張浚既召歸開亦罷王似等奏言川陝屯駐大軍費用浩瀚漕司所入止充常賦諸司錢物見在不多累年經費委是趙開悉力措置茶鹽酒息之類通計約二千萬貫資助調度令再任紹興四年也。○時總領所歲收錢物三千三百四十二萬餘緡支三千三百九十四萬餘緡而吳玠一軍費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緡。○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餽餉者十年軍用得以無乏一時賴之開既黜主計之臣率三四易於開條畫毫髮無敢變更者人偉其能然議者各開竭澤而漁使後來者無所施其智巧凡茶鹽推酷激賞零畸縮布之征



遂為四蜀常賦故雖累張十一月增印四州錢引浚經減放而害終不去焉以便宜增印錢引一百萬緡以助軍食。至紹興七年通行三界為三千七百八十萬緡遂禁增印。十三年增印四百

萬緡虜犯采石渡郭偉敗之○敗遂趨馬家渡濟江○偉時知太平州虜既

隆祐皇太后如虔州○太后至洪州而虜已自黃州渡江太后倉皇解舟至泰和

縣舟人耿信反揚惟忠所領萬人皆潰其將傅選等九人悉去為盜隨行金帛宮人從官皆散失遂自萬安縣捨舟而陸

退保虔州兵衛不滿百從者惟中官二三人而已虜陷建康杜充李杲叛

降之○初杜充以宰相領重兵鎮江左李杲以前執政為戶部尚書供饗事充聞兀术兵大至以其軍六萬人列

戍江岸而閉門不出虜由馬家渡過江我師盡潰充率麾下數千北去遂降虜杲及守臣陳邦光並降通判揚邦又獨不

建炎二年

從刺血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眾擁以見兀术命之拜邦又叱不拜虜命引去虜累日誘諭邦又邦又至以首觸柱礎求死虜驚止之一日兀术觴二降人於堂上立邦又庭下邦又熟視杲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賊至不能抗又不能死乃與共燕樂尚何面目見我乎虜怒又命引去明日再以見邦又遙望兀术而大罵曰若以夷狄而圖中原天寧又假汝乎恨不磔汝萬段虜怒使人疾擊挺交下邦又罵不絕口見殺剖腹取其心尋賜廟額曰褒忠謚曰忠襄贈秘閣賜其家田二百畝後車駕幸建康復加贈待制仍增賜田及銀絹且曰忠烈如此顏真卿異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孫况邦又為朕死節乎統制陳以范宗尹參知政事○泮禦虜于馬家渡力戰死之

趙鼎為御史中丞○二人皆嘗建議避狄故遂用之時密院惟張守獨負乃命宗尹

兼權樞密院事虜犯建昌軍蔡延世敗之○時守臣方昭慮為軍民所



脅以印授通判晁公邁而去公邁亦以募兵為詞而出眾推  
監押蔡延世以守先是虜既入洪遣十人持檄至城下延世  
盡斬之及是虜以兵臨城問十人所在延世示之以其首虜  
怒求戰延世擊却之公邁歸延世拒不納遂領軍事公邁坐  
罷去延世建昌人  
本為太學諸生  
**盜桑仲據襄陽**  
先是京西制置程  
降桑仲有眾數千屯漢水之北時商賈巨舟無數載四方之  
貨皆列于南岸以傍州城舟中多至百人少亦數十各有兵  
械自護緩急亦能併力禦寇千秋一日下令欲盡拘之商賈  
曰此利吾貨也中夕悉遁去人謂千秋自撤藩籬仲尋攻城  
千秋遣將抵戰一晝夜殺傷相當黎明仲盡驅良民各持竹  
一竿第見城外青竹蔽野仲軍繼之城遂陷仲入據襄陽千  
秋遁去仲  
**張浚至秦州**  
浚至秦州置司節制五路諸  
帥才數日即出行關陝移環  
慶帥王似知成都府而以武臣趙哲代之於是參議軍事劉  
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浚與語大悅拔為統制官又以其弟

璘領帳前親兵○浚尋以玠知鳳翔府時當兵火之餘玠勞  
來安集民賴以生始青溪嶺之戰玠牙兵皆潰及是玠治兵  
秦鳳諸潰卒復出就招玠問訊再三搜索非是者五六人斥  
遣之餘悉斬於遠亭下去秦州十里軍中股慄自是每戰皆  
效死無復  
潰散者矣  
**十二月盜戚方犯鎮江**  
初鎮江府無守  
兵獨恃浙西制

置韓世忠軍以為固時世忠引兵駐江陰而建康潰卒戚方  
等迫城以萬計守臣胡唐老度不能支因撫定之無何方欲  
犯浙西妄言赴行在請唐老部眾以行唐老不從為方所害  
○尋犯常州守臣周杞守子城遣統領官劉晏擊敗之○明  
年夏犯廣德軍通判王鑄死之○圍宣州守  
臣李光拒守詔巨師古劉晏救之晏戰歿  
**上自明州**

**航海**  
上之將幸明州也呂頤浩奏令從官已下各從便而  
去上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如此則朕  
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已下或留越或徑歸者多矣○  
行次明州衛士張寶譚煥等不欲入海謀作亂因宰執入朝



百餘輩譟而前呂頤浩怒詰之范宗尹曰此輩豈可以口舌  
爭引其裾入殿門門閉衆不得入上遣內侍宣諭衆遂定命  
中軍都統制辛永宗勒兵捕寶煥

### 虜陷杭越等州

輩十七人誅之餘黨分隸諸軍  
虜初犯餘杭守臣康允之退保赭山錢塘令朱蹕白允之率  
弓手土軍於前路拒敵使杭民為逃死計行二十里遇虜騎  
蹕兩中流矢左右掖至天竺山猶能率鄉兵以擊賊後數日  
遇害允之遂航海走温州時兀朮自安吉進兵過獨杜嶺曰  
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陷越  
州帥臣李鄴降鄴郟兄也親事官唐琦袖石擊虜偽守毳八  
弁責罵鄴毳八殺之後為立祠名旌忠監三江寨曾忘拒守  
不屈併其家皆遇害或云厲邑不降者惟剡縣宋宗年而已  
知秀州程俱遁○初虜分兵犯餘姚知縣事李頴士募鄉兵  
數千列旗幟以捍賊把隘官陳彥助之虜既不知其地勢又  
不測兵之多寡為之彷徨不敢進  
者一晝夜繇是上得以登舟航海

### 張俊敗虜于明

### 州

浙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領兵至明州時已無船可載

即巡海道汝輩宜用命進者重賞不進者不貸劉寶揚沂中  
田師中趙密等皆死戰而守臣劉洪道率州兵以射其旁遂  
大破之



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第二



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第二





